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 九 第

善女人行品

施蠶存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3

No. 262

一九三三，六，二十 付排
一九三三，十一，二十 初版
一九三六，四，二十 再版

1——3000
3001——4000

必 翻 所 版
究 印 有 權

角九洋大價實

目錄

獅子座流星	一
霧	一二
港內小景	四三
殘秋的下弦月	五九
葦蕩	七三
妻之生辰	八九
春陽	九七
蝴蝶夫人	一一三
雄鷄	一三三
阿秀	一五三
特呂姑娘	一八三
散步	一九〇

序

這還是去年年尾的事，担任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趙家璧兄正在計劃着一種文藝叢書，希望我也能供給他一個短篇集。我因為自己正在想寫幾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爲的小說，除了已經有的幾篇之外，倘若再寫五六篇，就有編成一個集子的可能，因此就把「善女人行品」這書名交給他刊在廣告中了。

我是預備至多兩個月的時間寫這幾篇預計中的小說的，所以編者就安排將我的這本書放在本年三四月間出版。但是，不幸爲了種種旁務的糾累，我一直沒有寫小說的勇氣與心緒。在斷斷續續的勉強的勞力中，在

編者的催索之下，才得在今天將預計着的那幾篇東西寫畢，并且使本書能夠形成。

本書一共包含十一個短篇，寫作的時間，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三〇年一月，最近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差不多佔了四年。在這四年中間，我曾經寫了些別的短篇，牠們都已分別編在我的前三個短篇集中了。在這四年中，我寫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變化，就是在本書的各篇中，讀者也許會看出牠們是有着不同調的地方來，但是因爲本書各篇中所被描繪的女性，幾乎可以說都是我近年來所看見的典型，雖然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筆調之下，但是把牠們作爲我的一組女體習作繪，在這個意義中，牠們仍然可以有編在一集中的和諧性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施蛰存自記

獅子座流星

卓佩珊夫人在一路公共汽車中坐定了，臉上還覺得發燒。她自己也不相信竟會得有這樣的胆量，到底去請教了吳瑞書醫生。可是這有什麼用？吳瑞書醫生幫助了她什麼沒有？還不是和她底那個學產科的舊同學陳才姐所說的話一樣？她懷疑吳醫生會不會在她走了之後暗笑她：『一個無事忙的性急的太太。』

但是她決不承認她是『無事忙』。醫生的說話未必全是對的。前個月，大阿姨的女兒三因頸頸邊生了兩顆栗子頭，去看一個東洋留學的醫生，叫做張廷……廷什麼的，他怎麼說？他說是梅毒。那有這種事情，

了也有壞處。以後應當少給他吃肥的，多吃些鹽。不過，這也沒有什麼，住在我們後弄的那安徽人却生了三個兒子，白胖得跟他們爸爸一個樣，那又怎麼說？

這當兒，車駛下外白渡橋，沿着黃浦灘一直溜過去。軟軟的座墊顯着怪柔和，怪舒服。光陸大戲院屋頂上的那個上海電力公司的年虹光大招牌，就好像一隻有勁的大手掌，想把從郵政局鐘樓上邊射過來的夕陽擋住了。可是那裏擋得住，這黃金的光終究穿透了她坐着的車，一直爬上浦東的一排堆棧的高牆。

車裏還有兩個外國女人和一個中國女人，都跟她差不多年紀。一個外國女人還帶着一個女孩子，穿着毛茸茸的黃顏色的羊毛衫褲，活像一個玩具裏的猢猻。她們都好像給夕陽光燒灸着，臉紅紅的透露着一股春意。從黃浦江上吹來了一陣晚風，她們都好像覺得很舒服，那個中國女人甚至把大衣領頭翻下來，讓風吹進她底胸衣。可是她，卓佩珊夫人，却覺得冷，

冷得皮膚都起粟了。這就顯見得她身體壞，醫生沒有看出，可是她自己覺得。秋天，多壞的天氣！一到秋天，身體就支持不住了。她把大衣裹了裹緊，咒詛着這天氣，但眼睛却無意中又瞅着那伶俐的小嫻嫻。

車停在沙遜房子前面，各色各樣的人擠進來了。一個面目黎黑的外國人來坐在她旁邊，把她一直擠緊在角落裏。但是這外國人沒有坐定，就立起來讓給一個很美麗的，穿着一件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了。她這一旁的座位上，除了她，差不多全給外國女人佔據去。這些都是大公司裏的女職員。好福氣啊，她們身體這樣好，耐得了整天的辛苦。可是，難道她們都沒有孩子的嗎？

車還沒有開動。賣報人不但嘈雜地高叫着，並且還把報紙從車窗裏亂塞進來，擦着每一個乘客底肩背或臉。她回過頭去，一張報紙晃動在她眼前，一個沙啞的聲音：「剛剛出版格號外時報。」她搖搖頭。一個老槍閃了過去。扶梯底下的報紙該賣掉了，已經堆不下了。這幾個月的報紙真

冤枉，簡直都沒有看。最好能夠單定一張本埠增刊，翻翻戲報就夠了。……不過，也難，大廉價的廣告又都登在第一張。……看廣告常常容易上當，多花費，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見這醫生的大廣告，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點的，橫豎有大事情的時候好再定。

卓佩珊夫人正在打點節省一點報費的時候，一個銳利的孩子聲突然在她耳朵邊嚷着：

——阿要看，今朝夜裏，掃帚星出現！

掃帚星，她記得好久沒聽到過這名字了。她沒有看見過這顆星，但是她曉得這不是顆好星宿，因為她小時候，媽媽寵了她，嫂嫂就在廚房裏說她的背話，罵她掃帚星了。

——難得看見，三十三年一轉！

噫啵的叫嚷又在她耳朵邊響着，於是站在她前面的那個圍着白絲巾的

男子，從她肩膀上伸出一隻手去，以兩個銅元換來了一張報紙。

車開動了。她才注意到有許多人買了報紙。時報，大晚報，新夜報，還有英文的晚報。這些人是不是都預備看掃帚星的？這是不是像月蝕一樣的東西？是一顆很大的像掃帚一樣星呢，還是許多星排成一柄掃帚的樣兒？今天晚上，人家會不會敲鑼放砲呢，像前年月蝕的時候那樣？她這樣懷疑着。

她耐心地等待着前面的那個男子把報紙翻過來，當他看別的新聞紀事的時候，她可以偷瞧見關於掃帚星的新聞。究竟怎麼說着？可是車好像已行過了兩三站路，他還沒有看完一版新聞。太慢了！這個人真夠笨，看這樣一張報還得費這許多時候。她順眼看別的人，有的正在翻看後幅的新聞，有的已經看完了，把報紙摺起來塞在衣袋裏。她開始後悔剛才不自己買一張。但是，女人在車上買報紙看，這倒好像是稀有的事，她似乎並沒有看見過先例。

於是車停在永安公司門前了。他才移動了手中的報紙，但並不翻過後幅來，他把報紙急急地摺攏來，挾在腋下，回頭一望，在人羣中一陣子亂擠，下車去了。她覺得好像被侮辱了，有些不便出聲的罵人話從她心裏湧上來。各種各樣的晚報的叫賣聲，依然在她耳朵裏響着：

——要看豪燥，大晚報，號外時報！

但她沒有從手皮包裏取出銅元來的勇氣。車中人愈擠得多，旁邊的那個穿網紋絨線衫的外國女人不住的挨過來。前面立着一個看上去很整潔的年青人——其實這男子和她是年紀相仿的，可是她並不以為如此，她以為他是一個美麗的年輕人。他給旁邊和後面的人，隨着車身的簸動而推擠着，使他底腿屢次貼上了她底膝蓋。爲了要維持他底禮貌，雖然她並不閃避——她底膝蓋能閃避到那裏去呢？他不得不以一隻手支撐着車窗上的橫木，努力抵禦着旁邊人的推擠。她看得出他是很累的，因爲他蹙着眉頭，兩個臉頰漲得通紅了。她想對他說，不必這樣地講規矩，即使他底腿稍微

不，甚至是完全，那有什麼關係呢？——貼上了她底膝和膝蓋，她也原諒他的。但是，她真的可以這樣說嗎？

於是她想起了丈夫，身體一胖連禮貌也沒有了。爲什麼他這樣地粗魯呢，全不懂得怎樣體貼人家？她一件一件地回想，一直想到昨天晚上他吃牛排時候的那種蠢態。她會開玩笑似地罵他一聲『豬糞』，可是他也不惱，祇晃着腦袋笑，活像那個！天下的人真有那樣的！也許，這又得想回頭了，也許這些全是假的？也許他算是賠小心眼兒給我？要不然，難道他在行裏做主任，也就是那樣一副傻氣嗎？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是傻子！

可是，爲什麼要假裝着這樣？我並不歡喜。我要他嚴肅一點，文雅一點。是的，文雅得像這個年輕人一樣。卓佩珊夫人抬起頭來，這文雅的年轻人正在用文雅的眼睛注視着她底鬆曲的美髮。在這樣凝靜的注視中，她看得出充滿了悅意和驚異。她不禁伸手去拂掠這新近電燙過的青絲。

在薄暮的靜安寺路上，公共汽車以最快的速度駛行着，一會兒就停在

西摩路口了。卓佩珊夫人從那年青人底腋下鑽出來，下了車，她覺得筋骨驟然地輕鬆了，可是冷氣跟着直望裏鑽。她換了口氣，裏緊了大衣急忙走，好像還有許多冷氣在後邊追上來。

走進里門，那管門巡捕和王公館裏的丫鬢又在一塊兒說笑。這是誰說的，他們倆近來很有些意思？她沉思着，隨即就想起這是阿蓉說的。阿蓉白天閒着沒有事，專喜歡打聽里巷尚種種瑣屑新聞，一到晚上，就囉囉囃囃地來告訴了。王公館裏的丫鬢，她是看見過的，身段兒和相貌都還不錯，只是有些馱氣。可是那管門巡捕呢？她好久就想留心着，但進出里門的時候，不是沒看見，便是忘了。今天一看見那個丫鬢，阿蓉告訴她的話都想起來了。她不禁向那管門巡捕看了一眼。是個結實的小夥子，也並不討厭。她這樣想。

——你看不得，看了要生小娃娃。

卓佩珊夫人才走過，就聽見背後的那管門巡捕這樣說。這話夠多麼奇

怪，又透着狎褻！要不是她心裏正在希望一個小娃娃，她一定會格外走得快些的。她不曉得他們正在說些什麼話。看什麼東西？她覺得臉上一陣子熱，可是她還得回過頭去看一看。那王公館裏的丫鬟正在舉起一隻腳，踢着他底腳脛：

——死鬼，沒得好話！看天上的星有什麼啦！

星？看天上的星？什麼星？卓佩珊夫人立刻就想起了今天晚報上登載着的新聞。『阿要看，今朝夜裏，掃帚星出現！』賣報人底叫嚷又在她耳朵裏鳴響了。可是，那巡捕怎麼說？那又是什麼意思？她懷疑着，不覺已走到了門口。

走進後門，阿蓉正在廚房裏做菜。

——阿蓉，拿幾個銅板去，街口去買一份夜報。

她從皮包裏取出幾個銅元來給了女僕，一張公共汽車票給帶了出來，飄落在地上。她走進客廳，丈夫正靜坐在圈椅裏，噴着煙。他真像一個等

候主人的來客。

——怎麼，不是去買東西？

丈夫從煙霧中問。

——買東西？誰對你說我去買東西？

丈夫給問住了，呆看着她，一時回答不上來。她覺得他可笑。可是他還想辯：

——我想你出去總是買東西。噢，不錯，我以為你到惠羅公司去買那塊窗簾去了。

她微晒着，做着 *Hula* 舞的姿態，旋轉身，像射放到月球裏去的火箭一般，奔上了樓梯。

以後的十分鐘間。他在樓下抽煙，從煙圈中揣測着當日買進的一千五百金磅的前途。她在樓上抽煙，從煙圈中看夜報上登載着的關於獅子座流星羣的紀事。

一先令九便士六二五，正二月份，六八七五，哦，麥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匯豐……賣出？……英法要求停付美債。靠不住。美國一定拒絕，……而且……若使法郎英鎊折美金算，難說……但是樓上地板給小鞋跟清脆地叩響了。

——大塊頭，大塊頭，來！

一聽見太太的召喚，華夏銀行的國際匯兌部主任韓先生就從他的圈椅裏站起來，兩指間夾着一個已經薰到指甲的雪茄煙蒂頭，蹣跚着上樓了。

她將一張晚報遞給他，指着一條新聞：

——你看，獅子座流星可就是掃帚星？

他不做聲，鼻子裏哼着，接了那張晚報，在她旁邊坐下了。但是他雖然把這節新聞紀事看完了，也還沒有十分明白。他覺得不能再就攔問答她的時間了：

——我也不曉得，大概……

忽然他注意到一堆雪茄煙灰墮在他膝上。他隨手把那個殘餘的煙頭丟在沙發椅旁的痰盂裏，一邊拍拂着煙灰，一邊却想出了下文：

——大概流星是在天上飛過的，所以說要看的人留心，從下半夜兩點鐘看到四五點鐘，東南方。像正月裏放花筒的流星一樣的東西，喔，不錯，就是六月裏晚上看見的星遊河，對了，對了，就是星遊河。

他很高興地拍着大腿。他以為他已經替他底太太解答了一個疑問。這使她很失望，她等了半天，祇聽他解說了一個流星。

——那麼可就是掃帚星呢？她還問。

——掃帚星？就是掃帚星？……不知道。

他搔着頭皮，頭垢紛紛落下在肩膀上。這時候，阿蓉在扶梯底下請用飯了。他就好像得救了似地催促着她：『吃飯吃飯吃飯，』先跨着大步下樓了。

吃夜飯的時候，她和他對坐着。他在沉思着他底金磅市面，而她在納

問着流星到底是否掃帚星這問題。祇有那管門巡捕曉得的。他一定很明白。但怎樣可以去問他呢？喂，你說，今天晚報上登着的什麼獅子流星，是不是就是掃帚星哪？還有，還有你剛才對王公館裏的那丫鬢說的……：你怎麼說，看了要怎麼的哪？但是，怎樣可以去問他呢？他會得當我是怎樣的女人？

但是，那賣報人不是嚷着嗎，掃帚星，今天晚上？就算牠不是，也不要緊，那管門巡捕沒有說，王公館裏的丫鬢也沒有說是掃帚星哪。她說着看天上的星，這是指的什麼，不就是說報紙上登着的什麼獅子流星嗎？

她將碗飯授給阿蓉盛飯的時候，才想起她有一個頂好的顧問在旁邊：
——阿蓉，半夜裏看掃帚星。

——掃帚星，誰說？

——報紙上登着，今天下半夜有獅子座流星。你知道嗎，什麼叫作獅子座流星？

——獅子座……流星？哦，流星，流星就是星遊河，不是掃帚星，掃帚星是像一把掃帚那樣的。

流星就是星遊河，這和丈夫的說數相同，大概是不會錯的。流星不是掃帚星，她說得很肯定，而且阿蓉是一向不說靠不住的話的，那麼大概也是不錯的，但是

——看得嗎，這種星宿？

——看得，看了好的。你一看見，就穿一隻針，眼睛到老不會花的。但是她並不希望阿蓉這樣回答。

九點鐘，是丈夫照例睡覺的時候，她提出一個辦法：

——今夜把牀移在窗口睡。

——爲什麼，發癡？丈夫睜着驚異的眼睛問。

——看流星呀，我要看。

她開着小桌上的鬧鐘，讓牠在兩點鐘時響起來。丈夫看看窗，又看看牀，半晌沒有話。

——冷，什麼好看？他終於這樣說。

——冷？玻璃窗關緊着，那裏會冷，你不高興，你就睡在牀上，讓我把沙發搬過來睡。

太太一賭氣，和善的丈夫就祇得把雙手插在衣袋裏，把鞋底微擦着地板。於是她過去推動那牀。她回頭對他一望，於是他去幫助她。

牀橫在窗前，她就躺下去。稍微側轉了頭，她看見一規下弦的霜月和一角繁星的天。

丈夫底鼾聲幾乎要震動了窗上的玻璃，她還醒着，雖然她自己很想早些睡熟。她懷疑報紙上的記事是否確實？今天晚上有沒有流星？還有，一個最大的疑問，看見了這星，究竟能不能……：正如那個管門巡捕所說的

那樣？迷信，這也許僅僅是一種迷信，她有些自己失笑起來。可是，一方面，明知道這是下半夜的事，她還是在室內的幽闇中凝視着窗外的繁星。她想早一些認出牠們之中那一顆是要流逝的。

她聽見樓下的鐘敲十下，十一下，但沒有聽見敲十二下。

耳朵邊一陣震驚，她醒了。兩點鐘。

她揉着眼睛，第一就看窗外的天。月已經升到屋頂上去，看不見；星還是在閃爍，但沒有流。丈夫還是在鼾聲雷動，他好像連身子都沒有動過。這樣好睡，倒下頭來就像牛一樣。那個醫生要他去檢驗。難道這都是因為他有毛病麼？從來沒有聽說他有什麼毛病，他連小寒熱都不會發過。他會有什麼隱病嗎？卓佩珊夫人心裏這樣設想，但眼睛依然對着玻璃窗外

的天看着。

似乎是好久了。流星呢？還沒有看見。她從被窩中伸出手來，肘子碰

着了丈夫底肩膀，她覺得好像被石子撞了一下。她揪一下牀邊的電紐，燈明了。她看桌上的鐘，還只有兩點三十分。隨即又熄了燈，再看着窗外的天，她恐怕當她偶爾眼看別處的時候，那些星悄悄的都流過了。

她漸漸地感覺到寂靜。是的，午夜之後的秋天，不是很寂靜的嗎？她試着用肘子去推丈夫。費了很大的努力，她聽見他那兩片厚實的嘴唇啞啞響着，身子蠕動起來了。

——喂，醒醒，醒醒！

她悄悄地說，但他在朦朧中祇哼着鼻子：

——嗯，嗯，嗯？

——看流星，喂！看星呀。

——嗯，有了？看見了沒有？

——還沒有。

丈夫蒙着被頭笑起來，重新翻了個身！

——發癡！怔罷。

真的，他底鼾聲漸漸地又響起來了。

卓佩珊夫人側睡着，兩個肩膀裹在綿被裏，只露出了頭。眼睛在黑暗中凝視着，她自己覺得正如一隻窺伺着鼠子的狸貓。

但是，她底眼皮慢慢地重起來，即使她相信聽見敲三點鐘，可是她底睡熟，離四點鐘一定還是很遠很遠的。

她看見了：一顆龐大的星，像掃帚一樣的三角形，在窗外的天上飛行着。星光照耀得比月還明亮，街道上好像白晝一般了。人都站立着，在街口，在馬路上，在車中——是的，公共汽車都停止了，大家抬着頭看這奇怪的星。那管門巡捕和王公館裏的丫鬢也在看。還有，站在永安公司門前的，那個人，那個同車過的年輕人也在看，他還帶着一個女子。一回頭，丈夫呢？她看不見了她底丈夫。一定是人多擠散了，她覺得倉皇起來。她在人叢中亂攢，想尋找她底丈夫。心裏直是氣惱，大塊頭總是太呆笨，會

得給人家擠開去。

這時，忽然她聽見人們轟嚷着，好像有什麼危險的事情發生了。她一抬頭，看見那顆發着幻異的光芒的星在飛下來了，很快地飛，一直望她窗口裏飛進來。她害怕了，但是她木立着；她覺得不能動彈，眼前閃着強度的光，一個大聲炸響着，這怪星投在她身上了。

於是，阿蓉第一個進來，她說：「少奶奶恭喜」。她覺得很快活。她不禁用手去撫摩她底腹部，手一動，她覺得一陣的冷。

睜開眼，剛對着朝日的的光芒。丈夫已經起身了，半床被斜拖着，冷氣直鑽進來。丈夫正在梳頭髮，一個象牙梳掉落在地上，可是他懶得拾，從抽屜裏去取第二個了。

卓佩珊夫人定了定神，打定了主意：

——今天夜裏再看。

霧

素貞小姐從小就亡故了母親，她是在父親的撫育和教導之下長成的。她父親是一個基督教裏的神父，在這臨海的小衛城裏管理一所小教堂，已經有十四年了。素貞小姐識得字，能夠看書，但並不會進過學校。這小小的衛城中所住着的祇有三五百漁戶，沒有學校，也許她父親的教堂便是唯一的學校了。但是素貞小姐底造詣很可驚，她已經能夠以父親所教授給她的，反過來替父親草擬每星期的教義演辭了。她底智識學問的來源，大半是她父親底幾百卷舊書，其餘就是每日下午由進城的販魚船帶回來的隔了兩日的上海報紙，以及她底在上海的表姊妹們偶然想起而寄給她的書籍。

她父親是個守舊的人。但是中國神父並沒有外國神父那樣的律己森嚴。你知道，外國神父是被禁止看戀愛小說的，但是在素貞小姐底父親底藏書中，却還有着西廂記那樣的東西。素貞小姐自從發現了她自己有讀書的能力以來，就開始沉浸於她父親的書籍中，一直到現在，還有幾卷書是她不厭百回讀的。

素貞小姐愛好修飾，而且有堅強的自信——她自信是一個典型的多情的佳人，不，照近來她所學會的術語說起來，恐怕應當說是浪漫的小姐吧，但這些都不能說是社會的風尚所影響於她的。這個，就是拿旗袍來講，也就可以證明了。九年前，她底表姊從上海來探望她的時候，穿着新流行的旗袍，但她正和她父親一樣地不能接受。她還衷心地批評這種服裝是太近於妖異了。直到後來，有幾個小康的漁婦都穿着旗袍來做禮拜，她承認了自己底失敗，託人到距離三十餘里的城裏去買了一塊旗袍料來。至於她底髮辮，也是在同樣的情形中剪了的。所以，從這方面看起來，素貞

小姐雖則愛修飾，雖則自以為爲很有點浪漫性，可是她實際上還和姓父親一樣，是個守舊的人物。

倘若以相貌而論呢，素貞小姐實在並不比我們都會裏的漂亮小姐有多大的遜色。這同時也就是她所以敢於愛好修飾，敢於堅強地自信的惟一的理由。人家都沒有看見過素貞小姐底母親，便都說她是天生的麗質。她自己常常攬鏡自鑑，當然，她也早已忘記了她底母親，便也這樣地自信了。祇有她底父親，隨着素貞小姐年齡之長大，而愈加深了他對於亡妻的迴憶。想想自己底命運多乖，永遠做着一個村莊裏的小神父，想想美貌的妻子底早死，這老態龍鍾的神父便愈加珍惜他底掌珠，而切盼她嫁一個如意郎君了。

嫁一個如意郎君，是的，關於婚姻問題，素貞小姐她自己也和她父親一樣地固執着一個信仰。父親是爲了不願意她將來如她母親一樣地過一種艱苦的生活，所以千難萬難地在給她物色一個有希望的快婿；素貞小姐

呢，因為對於自己有了多才多貌的確信，也就給她理想中的丈夫定下了一個嚴格的標準。

在一眼看出出去都是漁人的環境裏，除了浪漫史中所描寫的白面狀元郎之外，她還能想像出什麼別的愜心丈夫來呢？所以她希望着的是一個能做詩，做文章，能說體己的諧話，還能夠賞月和飲酒的美男子。但是這樣的丈夫從沒有在她所住着的小衛城裏出現過，於是素貞小姐從情竇初開的十五六歲蹉跎到今年了。

今年的素貞小姐是二十八歲！

在十六七歲的時候，老年的漁婦在做完了禮拜走出教堂門時，碰見了她父親，總會得由於偶然的高興問一聲：「素貞小姐還沒有攀親嗎？」那時候她感覺到很羞澀。後來，二十歲了，當那些漁婦問起同樣的話來，她感覺到很愉快和光輝了。但是，真的，時光過得太快哪，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她聽見了關於她底親事的問話，就感覺到一陣憂鬱。現在呢，現在在二

十八歲了哪，她已經好久不聽見這種問話了。

她傷心嗎？並不。她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種種不幸的婚姻的結局。她曉得一個女子底下半世的幸福，是建築在結婚這事情上面的。與其遇人不淑，是毋寧不出嫁的。此外，她底大表姊底離婚，也給了她更深切的安慰。她有兩個表姊和兩個表妹，是母舅底女兒。母舅在上海做大學教授，全家都住在上海。自從九年前兩個表姊和一個表妹來探望了她們一回之後，她連接着平均每兩年半收到一個表姊的結婚請柬。在接到兩個表姊的喜訊的時候，她的確曾經感覺過很深的悵鬱，可是自從去年同時接到大表姊的訂婚卡和大表姊寄來的很悲慘地述說她的離婚經過的那封信之後，她就寧靜下來，相信自己底固執是有利無害的。

但是，在這個小衛城中，她底可能的出路，不管她底理想如何，事實上祇有兩途：不是嫁給一個漁人，就是以老處女終其生。這是她完全勸破了的。她很懊悔前幾年的那種夢想，以為也許會有什麼好姻緣在這小城裏

成就，以至於一直蹉跎到如今。

她父親也很明白了這種障礙，所以早就寫信給她舅舅，託他在上海留心。但是，你知道，都會裏的人是很怕替內地女子做媒的，於是這事情在她舅父看來，雖然急迫，也是愛莫能助的了。及至她表姊離婚以後，她父親便不敢信託她舅父了，於是信上也不再提起這些話。

在接到大表妹結婚請柬這晚上，父親偶然慨嘆地說起兩個表姊結婚都沒有人去賀喜，真是失禮的事。接着又詛咒自己筋骨底衰老，什麼都懶得動。於是素貞小姐忽然打定了一個祕密的主意。她向父親請得了同意，讓她以給大表妹賀喜的名義，順便到上海去旅行一次。他父親先期寄了一個信給她舅父，在約定的時日，請她底表姊妹在徐家匯車站等候她——因為她舅父是住在徐家匯的，另外，她父親又託了一個熟人伴送她坐划船到城裏去搭火車。

所以現在素貞小姐是在到上海去的火車上了。車廂裏乘客並不多，她

佔據了一個臨窗的座位。她興致很好，覺得就是車的顛簸也是最舒服的。她看着車窗外的風景，注意着每一次停車的站名。因為她很羞澀，不習慣在許多不相識的人羣中，所以她很少回過頭來注意同車的乘客。但是，當車行過五六站之後，已是將近夕暮了，火車鑽進了一重很深的濃霧裏，使她不能再看出窗外的風景。

這是使她不得回過頭來的原因。她很莊重地俯着頭，以車的顛簸爲搖籃，而沉入於幻夢中去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突然覺得身體一震，接着便是一個奇怪的寂靜，她抬起頭來，才覺得車已停止了。

她看窗外，還是濃霧籠罩着的田野，並沒有站。車廂裏的乘客都騷亂起來，龐雜的聲音，互相問着火車突然中途停止的原因，但誰也不能回答。她也有些驚疑，因為她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

但這事件使她暫時忘掉了羞澀和拘束，敢於向同車的乘客注視了。她最先注意到的是坐在她對面的那個青年紳士，他很不在意似的還在靜靜地

看書。她一眼就覺得他是一個很可親的男子，柔和的容顏，整潔的服飾，和溫文的舉動——這是從他把手中執着的書放下來這姿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書放下在他腿邊，她偷瞧一眼，書面上印着一個不很熟悉的書名，但總之是一本什麼詩集。詩，他是在看詩。這就引起了素貞小姐底更深切的注意，她再冒着險看他一眼，於是她給自己私擬着的理想丈夫的標準發現了一個完全吻合的實體。

她覺得本能的地臉熱了。她移轉眼光，去看幾個坐在較遠的女客人。她們穿着的旂袍，袖子短得幾乎像一件背心了，袒露着大半支手臂，不覺得害羞嗎？況且現在已是秋天，不覺得冷嗎？她這樣思想着，不禁撫摸着自已底長到手背的衣袖。

一個男子在與一個隔座的女客談話了。他們說些什麼話呢，顯得這樣親熱？不像是一對結婚的伴侶吧，這女客人爲什麼臉紅紅的？

於是素貞小姐覺得心彷彿要跳出來了。

對面的那個青年紳士在頻頻地看着她。是的，一種很大胆的看法。以全身的精神凝聚在眼睛裏的審察，好像從她底臉上和身上發現了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在心底怔忡稍安定了一會兒之後，素貞小姐忽然經驗到了一種從來沒有感覺到的光榮。她後悔沒有帶一面鏡子在她底小皮箱裏，否則她可以立刻拿出來照一照，她相信她底容貌一定不至於告訴人家她今年已經有二十八歲的。一斜眼，旁邊座位上那個半老的婦人正在揭開她底錢袋，照着裏面的一個小鏡子，擦鼻子邊的粉屑。到上海之後，我也得買一個這樣的錢袋，素貞小姐這樣打算。或者，她肯先借給我用嗎？

對於一種沒來由的社交，或者直截了當地說，自由戀愛，素貞小姐是一向反對的。但是因為年齡之增長，素貞小姐漸漸地覺得這是可以有例外的。譬如……：就像現在的情形，假如這位青年紳士竟和她談話起來，甚至對她說明白了他是在愛她，她想這一定是沒有反對的理由的。

但是他並沒有想和她談話的表示，雖然她已經一切都預備好了。火車

放着尖銳的汽笛，蠕蠕地開動了。她看看窗外，白茫茫的霧氣中透露着灰色，從窗縫間吹進來的風使她覺得冷了。

詩，文章，說體己的諧話，賞月飲酒的美丈夫，這些概念隨着車輪在素貞小姐心中輾過，她沒有覺得揹在鈕扣間的手巾卸落在地板上。

於是誠實的青年紳士俯下去替她拾起了手巾。他沒有說話，以眼睛示意，帶着一點微笑，將手巾授給她，不，沒有等她伸出手來接取，他將手巾輕輕地放在她膝上了。這是出於素貞小姐意外的動作，她有點倉皇了。她顫抖地接連着說

——謝謝你，謝謝你

的時候，已經在十秒鐘之後了。但這是她一生的大紀念，因為這是她向一個陌生男子所會說過的第一句話。

一邊揩手巾，一邊她就預備着聽他的答話。可是手巾揩好，還聽不到一個等候着的聲音。眼睛一溜，她看見他嘴唇確然在動，但是話——沒有

衝出來。

她覺得發笑，又不耐煩。男子是那麽樣的怪東西，做事情總不爽快，她才想起傳奇上總是小姐吩咐了鬢或老媽子去私約公子在後花園相會的情節來。她望窗外一看，一片黯淡的灰色。與這青年紳士並排坐着的是一個鄉下人，他剛纔打完了一個呵欠，眼睛瞅着她。素貞小姐一回頭，和他打了個照面，她就想出一個主意來。她衝着他問：

——新龍華過了未？

可是她底眼睛却望着那青年紳士，這意思是我問的你。紳士當然不是蠢人，況且他又早等着機會。他就陪着親熱的笑臉：

——新龍華？沒有，快到了。

那鄉下人才得開口，話早給旁邊這位先生搶着說了去，他預備好的說話姿勢就改打第二個呵欠，完了事，好在素貞小姐也不再利用他。

——霧這麼大，一點都看不清楚哪。

她自己雖然不好說這話對誰說，可是聽的人却明白。他望窗外看了一眼：

秋天，天氣真壞，朝朝晚晚的都是霧。他對她望着，好像窺測她底意志。停了一停，看她并不怎樣不高興。真的，祇要他當時能夠瞧得透她心裏怎麼樣想着，豈不就省事得多？可是天下無論什麼事情，總得繞着圈兒做，他接下去說：

——到新龍華嗎，小姐？

——不，到徐家匯。

素貞小姐想往下問；你到那裏？但這樣的勇氣她還沒有。她只得望着他，表示她沒有預備把這場對話結束。

——徐家匯，一過新龍華就是了。

他說着，又望了一眼窗外，再看了一看手腕上帶着的錶，再舉起手來在耳朵邊聽了一會兒：

——今天脫班了，到那邊恐怕要六七點鐘。
這話很引起了素貞小姐底感情。她忘記了，在談話的是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她好像在夢幻中似的：

——她們一定等得太長久了。

徐家匯的兩座高高的尖塔湧現在她眼前了。——她並沒看見過這兩個卓異的建築物，這是送她上車的那熟人告訴她，做她底行程終點的標幟的。她看見她底表姊妹們都站在這尖塔下等候她，她們替她提行篋，提藤籃。於是她，在路上，就告訴她們——要不要告訴她們呢？她在火車上認識了一個人，這樣好看，這樣溫和，說話又這樣的文雅，而且，他又是懂得詩的……

他留心到她緘默着，眼光空望着，以爲她是在害怕等候她的人會得因爲不耐煩而先走了。

——小姐到徐家匯望朋友嗎？

文雅的聲音在她耳朵邊響着，她才警覺了。倉卒間，她一點沒有覺得冒昧，由於她底天真和多情，她說：

「不，我到舅父家去。我是去吃表妹底喜酒的。我底兩個表姊結婚，我都沒有去，所以這一次是不能不去了。她們都在車站上等我，我怕她們等得太長久了，天又這麼冷，又是晚了，我該趕上早一班火車的……」

如果這時候火車不停在新蘆華站上，她一定還會得雜亂地說下去。茶房來高聲叫着到南站的該換車了，她對面的鄉下人便忽忽地提着他放在椅下的一大隻雞蛋下車去。那青年紳士挨過來，佔據了鄉下人坐過的位兒，這樣他和她正對着，他們底脚膝幾乎相接觸了。

「——下一站就是徐家匯了。他說。」

她抬起頭來，看一看擋板上的一個藤籃和一隻皮篋。因為火車一路顛簸的緣故，牠們已經滑了過去，在隔一排座位的上邊了。他順着她底眼光看，好像覺得了她底困難，便說：

——是這兩件東西嗎？我來……：

在她來得及開口遜謝的時候，他已經站起来在坐椅上，替她把行李取下來。她底籐籃和皮篋以外，他還取下了一隻她剛才所沒有看見的精緻的小皮篋，他隨手從椅上檢起那本書，放進了他底皮篋裏。她偷瞧一眼，看見這裏邊還有幾卷書，此外便是牙刷和手巾。

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她不禁問：

——先生也是到徐家匯的嗎？

——不是，我到北站。不過我也是住在徐家匯那邊的。他說。

他也住在徐家匯，一條街上。也許他會認識我舅父的。也許明天舅父上學堂去的時候，會得在路上碰到他——「昨天榮幸得很，在火車上見到令甥女素貞小姐，」——「啊，不錯，她說起了的，費神得很，多多照應了。」——可是，他怎麼知道我底名字？他又怎麼知道誰是我底舅父，哎，連得他底名字叫什麼，我也沒有知道啊。哦，我希望他是舅父底學

生·他祇要一到舅家裏來，就一切都好了……

這時候，教她快活得說不盡的，是那青年紳士突然以懦怯的，小心的神氣湊近來說：

——小姐，可以讓我曉得貴姓芳名嗎？我可以來拜訪你嗎？

她覺得臉上熱得疼，全沒有答話的勇氣。

——秦素貞

過了半响，她才能說出自己底名字，而且是輕得幾乎使她要求再說一遍了。他好像對於她這樣的羞窘，覺得很滿意，所以又用更尖銳的話直刺進來了：

——令親的地址，能夠告訴我嗎？

實在沒有說話的勇氣了，她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預備表姊妹們不在車站上等時候應用的地址，這上面並且還寫着她舅父底名字。但當他審視着這地址的時候，他好像並不熟識舅父底名字，她開始覺得不妥了。如果一個

陌生人，到舅父家裏來找她，這豈不是鬧笑話了嗎？於是她覺得有不得不問問明白的需要了。

——你認識我舅父嗎？這就是我舅父。

話說出口，她懊悔不該用個「你」字，這樣親熱。可是他並不覺得，他一搖頭：

——不認得。也許……哦，他做什麼生意的？

什麼！做生意！他以爲我舅父是個做生意的嗎？這太侮辱人了。我應當告訴他個明白，否則……否則他會連我都看不起的。

——不，他不做生意。他是在華東大學做教授的。她把「教授」這兩個字故意說得很響。并且，她覺得還有補足一些的必要——我底表姊妹們也都是讀書的。

立刻，她看出這些話是很有效驗的。他換了一副容色，又高興，又驕矜地：

——哦，不認得，可是，也許他們會知道我的——說着，他很自然地掏出一個名片來給她——這是我底名片。

名片上祇印着一個名字：「陸士奎」，她想不起她曾經曉得過這個人。但是，他怎麼說？「也許他們會知道我的。」他一定是個有名的。人。「陸士奎」？她慚愧她知道的人太少了，但同時，她又覺得喜悅。

她把名片揣在衣袋裏，忽然想起一個最緊要的問題。他結過婚沒有？大表姊就是這一點糊塗，嫁了一個丈夫，却沒知道他已經娶了正室。但是，這怎麼問他呢？她遲疑着，而火車已經駛進徐家匯站了。

——到了，徐家匯。他說。

她不得不站起來挈着她底兩件行李預備下車了。天色已晚，她望站上看了一眼，黑黢黢地看不見表姊妹們，她覺得有點心慌。她忽忽地對他點點頭，好像有許多話沒有說，又好像是表示感謝，又好像是辭別。當她底腿在椅膝骨上擦過的時候，她覺得一陣微細的快感。

於是素貞小姐下車了。立在月台上，她剛要探望，迎面走來了兩個女子。這就是她底大姊和大妹，但她却呆了許多時候才認得出來。大姊接了她底小皮篋去，一手牽着她，對她說了許多話。她說些什麼話？大概是關於火車調點，累她們等得心焦這些話吧？素貞小姐雖然感覺到歡喜，但沒有聽得十分清楚。因為在她底表姊妹牽着她走出月台的時候，她曾經偷偷地回頭看過兩次。每次都看見他底頭伸出在車窗外。他是在目送她啊。

在舅父家裏，晚飯後，大姊和兩個表妹都陪着她閒談。祇有二表姊因為出嫁了，要到喜事的上一日才得回來。大姊是因為離婚之後，心裏不舒服，得了肝氣病，說話的時候，常常把手去按摩着胸膛。素貞小姐在燈下看着她，雖則祇相差了三歲，可是已顯得憔悴了，一點也不像九年前到鄉下去看她那時候的美麗。若不是看見兩個表妹的好興緻，她也許不會再想起剛才火車上所經驗過的浪漫史了。

在熱鬧的閒話中間，素貞小姐幾次想告訴她們，她在火車上認識了怎

樣一個男子。甚至，在兩個表妹互相述說着——真的，她們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害躁的——各人的浪漫史的時候，她也幾乎想驕矜地承認火車上的那個男子，他底名字？哦，陸士奎，就是她底情人了。

素貞小姐隔着衣裳，摸着了那堅硬的名片。她好像把握住了一股新的勇氣。覷一個談話的空兒，她終於把這珍貴的名片摸出來了。

——你們認識這個人嗎？

她把名片在桌上一放，裝作很不經意的神氣。二表妹最活溜，她一搶就把這名片拿在手裏。她睜大了眼睛，很驚異似地叫起來：

——陸士奎！

——什麼？陸士奎？大表姊把名片搶了去看。大表妹也湊過來急着要看個清楚。坐在旁邊一隻大臂椅上看哲學雜誌的舅父也放下了書，露着不明白爲什麼紛亂的神氣，呆看着她們，這些特異的動作，素貞小姐都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她很得意。他一定是個有名的人，『也許他們會知道我

的。』可不是？他們全知道他。可是他們全沒有認識他。素貞小姐臉上透着驕矜的笑容。

——你怎麼認識他的？大表姊問。

——火車上認識的。素貞小姐光榮地回答。——你們認識他嗎？他第一次當着人稱『他』，覺得這個稱呼很溫和，很美麗。

——誰不認識，陸士奎，電影明星。

二妹嚷着。素貞小姐剛往後仰，靠在椅背上。一個又溫和，又文雅，而且又懂得詩的理想의丈夫。她覺得二十八年的處女生活並不是完全虛度了的。可是，二妹說什麼？誰不認識。陸士奎，電影什麼？她腰一挺，睜開了眼睛望着她底表妹

——什麼，你說什麼？他做什麼的？

二表妹透着不解的神氣。她以為她錯了。她從大姊手裏取回了那名片再看了一看：

——怎麼，難道不是那個做影戲的陸士奎嗎？

做影戲？她說什麼？陸士奎，做影戲的，一個戲子，一個下賤的戲子！難道他是個戲子嗎？素貞小姐好像受了意外的襲擊，她疑心她聽錯了，要不然，一定是弄錯人了。但二妹又在好像想起了什麼似地說了：

——噢，是的，是他！我還看見他頭伸出在車窗外邊。說起來倒想着了。你們說些什麼話呢？

素貞小姐簡直的不懂二妹爲什麼這樣羨慕一個戲子，她玩弄着那個名片，眼望着她，好像很想曉得他和她二人在車中的情形。至於素貞小姐她自己呢，她覺得通身都鬆弛了。很疲乏。火車坐得時候太多了。她靠着椅背，勉強裝着笑容，哆開了嘴：

——沒有說什麼話。

她淡淡地說。一回頭，彷彿自己還在火車裏：

——今天霧真大，一點都看不清楚哪！

港內小景

十月的晴空下，南國的港灣中還孕育着一股爽朗的熱氣。丈夫陪伴着軟榻中的妻子，在哈因里希療養院的一個面海的露台上用下午的茶點。妻子是患着不治的肺病，從多雨的故鄉X州旅行到這裏來，是由於醫生底最後之警告及丈夫底好心的敦促。

妻子是個知足的舊式女子，自從結婚之後第二年的一个冬季的清晨，發現自己患着遺傳性的肺病，而且正在加重病勢的時候，一直到如今，她已在寂寞的臥室中，一隻沙發椅上，靜坐了二十四月了。她覺得很滿意，因為她自己沒有預料到她的病體還能支持到這樣長久。她並不把這効驗歸

功於丈夫底朋友陳慕韓醫師底每三日一次的殷勤的診治，她卻感謝着她丈夫對於她的體貼。在沒有發覺自己患病以前，丈夫底脾氣顯見得是在漸漸地粗暴起來，他們時常爲了些微小事而口角，甚至丈夫一怒出去，終夜不回來，但是自從那一天，也是因爲兩個人有了些齟齬，她吐了一大口鮮血出來之後，丈夫倒變得十分柔和而親熱了。

丈夫替她特別佈置了一間向南的樓房，專雇了一個女孩子供她使喚。每天下午，從公司裏回來，丈夫總來陪伴她，聽留聲機，無線電，直到她有了倦意，或是天色昏黃了。晚上，丈夫看着女孩子替她鋪好被褥，服侍她安睡了之後，才躡足退出去，到間壁房中去讀書，睡覺，或獨自個出去看電影。

她很滿意，因爲在丈夫這樣的細心體貼之下，她底自問很危險的病體居然能支持到這樣長久。

現在已是秋季了，×州已下着兼旬的寒雨，她底身體感着瑟縮了。陳

幕韓醫師再三勸告着，說如果不想法移轉到熱帶去過了這個冬季，則她底生命是很不容易支持下去的。反之，倘若能夠避免了這北緯三十二度間的寒冷的氣候，而連接利用熱帶的陽光之刺灼，則她底肺還可以有恢復健康的可能。所以，丈夫經過了半個月的預備和考慮，便多情地陪伴着她到這建築在南國的港灣中的著名的療養院裏來了。

今天是他們住院以來的第七日。依照着每日的治療程序，她在被施行過氣壓術之後，由看護女把活動的軟榻推移到滿濡着陽光的露台上來。

她躺着，呼吸溫暖的空氣。雖然祇有七日，但她已覺得這熱帶的氣候確已在她的腦部起了神效的作用，她的呼吸已輕快舒暢得多了。她稍微側轉頭來，看見丈夫坐在鏤鐵花紋的欄干邊，就一隻小茶桌上飲咖啡，安詳和溫雅的儀度，正和欄干外邊湧現着的港灣中的景色一樣的光輝。她徐徐地閉了眼睛，幸福阻止在她的微笑中了。

丈夫呢？丈夫依舊着他底撲克臉，將殘餘的半盞牛乳傾注到咖啡裏

去，但他並不一飲而盡。他底眼光超越了橫在當前的欄干，而遠遠地伸入到港外的海面上。青色的海面上，三角帆做成了白色的花，像睡蓮一樣地浮動着。睡蓮是勾引人底記憶的，於是丈夫底心裏也有所繫繫了。

丈夫關心着他底病了的妻子嗎？不，雖然他曾對她拂拭了一眼，但這時候估領着他底心的，却是另外一個女子。自從妻的病像完全暴露了出來以後，丈夫好像被解放了一樣，覺得他對於她的關係，現在是祇贖了服侍一個病人的義務。他不能很細密地分析出自己對於妻不滿意的種種因素，但是在思想和行爲上，他們隨時都會得發生衝突，這是在二年的婚後生活中業已證明了的。於是她吐血了。於是他約束了一切的煩惱，像一個細心的醫生，裝着忠誠的態度服侍她了。他雖然不願意她真的就完全恢復了健康，但也不敢意識的地願意她萎滅下去，這就因爲他還是一個紳士。

一個病臥的妻，對於一個多情的丈夫，是有着不少方便的。他對於她底病，多少有點感恩了，因爲他已經從另外一個女子身上，取償了他在妻

身上所消失了的愛情。一方面，他每天花費一點時間去調護病人，而一方面，他以種種託辭去從事於戀愛的新生。他以為這是一種最和平，最沒有危險的，一個在他這樣環境中的丈夫底最合適的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那另外的一個女子不會答應他乘約定的郵船追蹤着來，他是未必會讓他底妻到這裏來享受這進步的治療的。今天，便是預約着的郵船進口的日期，而現在，當他飲盡最後一滴咖啡的時候，也便是那郵船泊岸的時候。

他看見了好久了，分開了白色的睡蓮，海面上漸漸有點黑煙在向着港灣裏行進來。他看出這是他所期待的船。他也彷彿認出了這船上的藍煙囪。他也甚至好像看出了那甲板上有他所盼望着的女子佇立着。從傾斜的山坡底肩膀邊望下去，他還看見碼頭上亂轟轟地聚滿了人：大旅館底招待員，迎接大人物的政客，搬運貨物的苦力，偵探，巡捕，和獐頭鼠目的小偷兒。

他把一片蜜餞的加里福尼亞桃子送進嘴裏之後，就用食巾抹了一抹手，站起來預備走了。但是，假寐在軟榻上的她却睜開了眼睛。

——你來摸摸我底頭看，今天沒有發熱嗎？

她以晶瑩的眼光使喚着他。將近夕暮的黃金色的陽光斜照着，她底灼熱的頰上泛着兩點美豔的桃紅色。於是他俯下身子去撫摸她底前額。他感覺到手掌中好像握着一塊赤熾的鐵。他皺了一皺眉頭，但並不說話。

——怎麼哪，還發熱嗎？

妻從丈夫底神情中揣得了她還照例地在發熱，她稍微仰起了頭，看見丈夫已立直了，眼光瞻望着山腳下的海港裏。她也順着丈夫的眼光望出去，但她看得太遠了，在紫的煙靄和深藍色的海面中間，她看見白色的睡蓮在一朵朵地搖曳着。她以為丈夫一定從她底高熱度中感覺到了什麼不吉的朕兆，所以憂鬱起來了。爲了要寬解他底心，或是說爲了要表示一點感激，她微笑着：

——但究竟好得多了。現在發熱，我自己也不覺得煩躁了；眼睛也不再那麼樣的昏眩，我已經能夠看得清楚海面上的那些漁船了耳，朵裏也不轟響了，一個蚊虫飛過和一個蒼蠅飛過，我都能夠分辨得出來了。我看得出我底病給這裏的醫生一治，就快會得好起來的。

她這樣半獨白似地說着，並且爲使她丈夫堅信她底話起見，臨了還微微地側轉頭去對侍立在榻後的女看護說：

——可不是嗎？

但是她丈夫卻並沒有看出她底病會不會好起來，他祇看見那隻藍煙肉
的輪船已經穩定地停泊在碼頭邊了。他脚下不免有些趑趄，鞋底擦着舖地
的花磚，沙沙地響起來，凝鍊的無表情的臉上也透露出一絲焦急來了。而
這時，妻還反而執着他底手：

——那本書呢？你坐下來，你再讀下去給我聽。倭利物在卑田院裏給
盛粥的執事在頭上打了一杓子以後，怎麼樣呢？他們到底還再給他添一碗

粥嗎，可憐的孩子？

丈夫嚙着下唇，用了極大的努力，把從心底裏升上來的暴躁隨着口水沫嚙了下去：

——書在房裏，晚上再讀給你聽罷。

他以矯作溫和的眼光，向妻看了一下，手伸到衣袋裏去，摸到了他底煙斗。他靈心一動，好像獲得了一條錦囊妙計，把煙斗掏出來了。

果然，這是一個很見效驗的脫身法。侍立在病人背後的女看護就阻止他了：

——先生，在病人面前是禁止抽烟的。

——啊，恕我！

他對女看護說，但並不把煙斗放入衣袋裏去。把大拇指按擊着煙斗，好像有了不可反駁的理由似地，他對她看了一眼，同時，被她執着的手掙脫了她底掌握，略略地撫摸了一下她底手腕：

我到海邊去散步一會兒，抽一點煙。

多情的丈夫，就這樣有禮貌地辭別了他底妻，走下了哈因里希療養院的山坡。

走下了山坡，就是一帶自砂的塘路，經過一個榕樹林底邊緣，這路就一直伸展到熱鬧的港口去。丈夫就在這砂路上以輕快的感情漫步過去。他是應當奔跑的，但因為路上還有人來往，便也不敢顯然地透着匆急。大海濤聲在耳朵邊狂吼着，一眼望出去，伸入在海中的岩石上，噴濺着暴怒的水花。這使他心中加增了焦急。但他回頭一看，沉靜的斜陽已把療養院底大廈分作兩個斜切面，門楣上祇有「哈因里希」一個字還閃着金光，而「療養院」這字已被吞在晚煙裏。矗立着的棕櫚樹，在彩霞的空中幽默地伸展着牠們的巨靈掌。這和平舒緩的景色好像有把海波的滴涌鎮抑下去的偉力，於是丈夫底焦急也越發不便呈露出來了。

但是偏偏在榕樹林邊，他碰到了那個白髮滿頭的哈因里希博士。一眼

看見他，哈因里希博士就除下了帽子以至誠的儀注招呼了。握手之後，老博士除下了他底眼鏡，掏出一塊絲巾來揩擦着，同時擠着他底短視的老光眼睛向他審視着，微笑地打着木強的中國話：

——恭喜，恭喜，尊夫人的毛病不要緊。今天達克透封·霍夫孟送報告書來，說尊夫人已經增加了十分之一磅體重了。再住幾個禮拜，一定還有好處。

但這時丈夫並不有聽說妻的病狀的心情。他知道，給這位老醫生一糾纏，至少得耽擱十五分鐘。這是有過經驗的，哈因里希博士就因為對於一個病人或其保護人肯不厭煩瑣地講述病狀，所以他底療養院會得生意興隆起來。

——很好，謝謝你，謝謝你。對不起，再會！

丈夫就把帽子一掀，獨斷地分別了這老醫生。待到那老醫生把他底眼鏡戴上，他早已走在十步之外了。哈因里希目送着他走，搖着頭，他心中

納罕着：中國人的感情是奇怪的，譬如像這位紳士一樣，既然肯把妻子送進醫院，可是倒並不十分高興與妻子底病好起來。

他趕到碼頭上，已經太遲了。到埠的客人都已上岸了。碼頭上祇餘着許多行李和搬行李的脚夫。船尾的貨艙已經開了，許多苦力正在裝卸貨物。他上船，尋遍了三層甲板，不看見他所迎候的女人。於是他暫時地在船舷旁小立着，連情緒都像一個環遊世界的旅客了。

也許她因為找不到我，就接了什麼旅館的招待卡去了，大約不久她自會到療養院裏來的。他這樣自己求着解答，懶散地拖着遲重的脚步走回去，而把失望的憂鬱都堆在那病臥着的妻子身上去了。他走得很慢，天色遂在他底行程中昏黑下來。

走進房間，在柔弱的燈光下，妻正和那個熟識了的看護女閒談着。他看了她一眼，默然無語，在臨窗的搖椅上坐了。

——沒有抽煙嗎，一包煙忘掉在房裏？

妻以眼光注視着他牀邊小茶桌上的那個貯煙草的皮袋，這樣說。他覺得臉上有點熱，因為他方才記得上午換衣服的時候，把一袋煙草擱在桌上，並沒有和煙斗一塊兒帶在身邊。

——唔，忘記了，就在海邊散步了一遭。

他漫應着，隔了玻璃，看着下邊港中的燈火。病人因為在看了一眼茶桌上的煙袋的時候，帶便看見了剛才送進來的兩封信，就以擱起的嘴唇及下頷做着暗示，叫那個看護女將兩封信給他送了過來。

一封是公司裏來的，總是關於營業方面的話。還有一封呢？信封上呈現着纖細的筆緻，但並沒有寄信人底姓名和地址。他就先將這疑問的來信剖開了：

「我應當先告訴你，我要結婚了。這就是我不能踐約的理由。我想你一定惱我的，但這不要緊，一會兒就會好的，祇要你曉得我這個計劃是沒錯的。你以為我還是立刻嫁給一個有病的老人好呢，還是等候着一個有病

的妻子底丈夫來娶我呢？所以，當你告訴我，你預備把尊夫人送到南方去醫治的時候，我就決定先嫁給他了。我想你一定認識他的，那個生黃疸病的老爹爹，你不是在回力球場裏看見過他嗎？

「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們的婚禮已經舉行過了。你看，我做事情多麼豪爽，不像你那樣的遲疑不決。但是，親愛的，你不要傷心啊，我看得出你現在會得心裏很難過的，因為在戀愛上，你還有點稚氣。再過兩三個禮拜，我會得勸我底老爹爹到南方來醫治的，你不要忘記，他生着黃疸病啊。我們現在是在同樣的情形裏，這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無弊的，可不是？」

「你們住的是不是哈因里希療養院？倘若你高興給我一個回信，可以仍就寄到我底老寓所裏，并且還請你寄一份哈因里希療養院的章程來。」

「祝你和尊夫人都好。」

這是她底信，信尾分明簽着她底名字。這就是他所等候着的她寫給他

的信。他反覆展玩着這一頁細薄的信紙，再也發現不出別的足以使他興奮起來的字句。他覺得受了不可告人的侮辱，好像魚骨哽了咽喉似地不快起來。他即使不因爲她底嫁人而覺得失望，但也並不因爲她允許在兩三個禮拜之後來會晤而感覺到愉快。不！一點不愉快了！

他回頭向窗外空看着，而這時，半坐起在牀上的病着的妻還在絮絮地和看護女談話：

——不是嗎？調養我這種病真是太花費了。我原先是不願意到這裏來的，祇要自己小心點，不受冷，在家裏也不一定有什麼大壞處。可是。他聽了醫生的話，一定要我來，拗不過，只得來了。……

丈夫，給這樣的話刺了心，回過臉去，看見她底眼光正斜射在自己身上，滿含着驕矜的容色。他站起來，走到她牀邊去，機械地撫摸着她底眉額，一直到她底發燒的臉頰。萌動的熱情，不，不如說是憐惜，在他冷靜的撲克臉裏透露出來。他俯下身去，吻着她底額角：

別多說話，多說了傷神。

知足的妻就閉合了眼睛。丈夫心裏奇怪：假如她識了字，看見了這樣的信，會怎樣呢？他就這麼一想，並不再想下去，隨手從自己牀前的茶桌上拿了煙袋，輕輕地走出了房間。

他站在哈因里希療養院的中央大廈面前的草坪上，遠望內海及岸上歷亂的燈火，繁囂的市聲被飄盪的夜空氣傳達過來，愈覺得自己的心之寂寞了。他將從寂寞的心裏勸悟出什麼來呢？沒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來不及知道，因為這時那哈因里希老博士恰巧從走廊裏踱出來。

—— 晚安，達克透哈因里希，你願意我奉敬一筒煙嗎？我很想知道一點內人的病狀呢。

他這樣招呼着，於是善良的老醫生又照常顯出了高興的神氣，用力搓着兩個手掌，走了過來：

“Ja, Wohl, Ja Wohl”

殘秋的下弦月

夕陽從屋脊上消隱下去，小小的庭院中歸於寂靜了。

妻睡在牀上。——其實，與其說是睡，倒不如說是倚，比較的適當些吧。爲了她底病和癬性這雙重的理由，她墊了三個厚實的木棉枕。丈夫呢？他是照例地坐在他底狹小的書桌邊，執着一九三一型的珠光的派克筆，筆尖指着桌上鋪着的一張四百字的原稿紙底第二行第三格，畫着虛空的圈子。他是在沉思於一篇新作的結構，預備當靈感來時，不許有一秒鐘被放過，立刻就第一個字寫下了。但是他這樣地已經繼續了三個下午和晚間了。

妻是患着種種可憎的病；心臟怔忡症，胃不消化，發熱，偏頭風。她淹滯在牀上已經六七週了。除了每天上午，他必須到距離五里外的一個中學校裏去教書以外，從下午回家後一直到睡覺的時候，——那當然是在午夜了，他總是在臥室裏寫着文章陪伴她的。

但是三天來，他底思緒卻因為愈攪動而愈紛亂了。怎麼竟一點新的意思都沒有了呢？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主意，祇要一觸發到，也就立刻可以推演開來，寫成一篇小說的啊！情節——不一定要繁複的情節，現在是，只注意於情節的小說已經不時行了。他時時刻刻地這樣壓榨着，搜索着他底腦子。但是，他沒有希望。煩惱極了，用力把筆一震，常常會有一滴不懂禮儀的墨汁沾污了原稿紙。於是，換了一張紙之後，他底派克筆仍然指在第二行第三格上畫着虛空的圈子。

妻看着玻璃窗上的一方一方的天逐漸地昏暝下來，略略地側了一側身子，好像一種緊張的感情突然舒緩了似地，輕輕地，但是悠長地，嘆了一

口氣。

——天又夜了。

她底話並不一定是在對他說，而他也並沒有關心到她在說些什麼。但是：這個聲音卻使他開始感覺到室內已經完全黑暗了。這已經是沒有燈火不能寫字的時候了。於是他放下筆，從紙堆裏檢得了桌上電燈底插子，拿來向近桌子邊的牆上接亮了燈。同時，他對那些退縮着的窗帘看了一眼，略略地沉思了片刻，便又執着他底派克筆了。但好像覺得這樣終究是不妥善，所以他重又放下筆，勉強地站起身來走到窗前去將窗帘放下了。

在回到書桌邊去的時候，聽見了她底微弱的聲音：

——給我一杯茶喝。

他變更了行程，向茶几上斟了一杯茶，遞到牀前去。但依舊沉默着。茶杯離開她底嘴還有二三尺，他不再送近去了。

她也並不坐起身來。也不從棉被裏伸出手來接了茶杯去。她疑問似地

看着他：

——怎麼哪？

——怎麼哪？

——你爲什麼不做聲？

——做什麼聲？給你斟茶就是了。

——這樣看來，你好像有些不願意的樣子。

是在挑戰了嗎？正煩惱於思緒不屬的丈夫，聽了病的妻子底多疑的話，更不愉快了。但是，他沒有忘記了自己是個有涵養的人，嚥了一口唾水之後，說道：

——唔，並沒有那種奇特的意見啊。

——但是她並不放鬆他。

——又要強辯了嗎？雖然身體是病了，但眼睛還很不錯呢。

他覺得沒有再答話的可能了。他把茶杯放在牀邊的小圓桌上，仍又回

到他底原稿紙旁邊去了。假設要描寫一個審判廳裏的錄事……他開始運用他底腦筋。

這時，牀上的病人，並不坐起來或伸出手來接取那個茶杯，又喃喃地說起來了：

——我說，你完全改變了。你現在很不願意替我斟茶了。是的，即使你怎麼樣強辯罷。想想看，從前你什麼都替我做。你甚至肯替我穿鞋子。有一天，當我們在那個大平原上散步的時候，我底鞋子給陷在泥濘裏了，難道沒有那事情嗎，你給我拾起來，並且還給我穿上了，而我是坐在一塊花崗石上的？

他一邊想着計劃中的錄事，一邊覺得病人底感傷是應該禁止的。醫生曾經叮囑過，她是不能受過分的感傷了。他說：

——是的，是的，我都記得！這些都是我。但我到現在也還肯替你做一切的事情，我沒有不願意呀。

用鼻子做出來的冷笑的聲音從牀上發出來。

他覺得應該進一步地解釋這個不幸的誤會了。

——還不相信嗎？人家是因爲沒有什麼話應該說，並且心裏還在想着別的事情，所以不說話的呀。沒事情快不要妄想了，你喝你的茶罷。

這樣說了。他以爲關於這方面的事情已經完了。要描寫一個錄事怎樣呢？他繼續着想，說他收受賄賂罷？……假設是一樁公益事情的案件，有某紳士者，……哦，究竟應該寫怎樣一樁公益事情呢？……

妻正在喝好了茶，按摩着肚腹和肋骨。

——你說，我會得變作肺病嗎，這裏很有些痛呢？

——那可不知道。

——你知道肺病的人這裏痛不痛的呢？

——哦，我不知道。

——怎麼，你這種常識都沒有嗎？抽屜裏有一本肺病須知，你給我拿

出來檢一下看，有沒有這樣的病象。

丈夫回過頭來對妻一看，就放下了筆向她所指着的抽屜裏取出了那本小書來。但他並不看。他遞給了她。

——你自己去找罷，我要做文章，沒工夫哪。

——可不是，我說你不願意，沒有錯嗎？

他不再去理睬她。計劃快要完成了，祇要決定了是那一件公益事情。譬如，開浚城河，倡辦消防隊，增加警察，……哦，那一件，……那一件更適宜呢？他這樣沉思着。同時，睡在牀上的妻，——她接了肺病須知去，祇翻開了第一頁就放下在被角上，也沉思於一種新的回憶裏。

——哦，我們從前常常到公園裏去玩的，不是嗎，也在秋天？公園裏的那些紅紅的楓葉多美麗呢？……我們總喜歡去坐在這種美麗的樹葉底下的。有一次，我們曾經在落葉上做綴字的遊戲。你還記得嗎？……是的，我們常常坐了馬車去的，我喜歡坐馬車。我們幾時再生了馬車去玩公園

呢？

但是他沒有聽見。於是她不得不煩躁地用較高的聲音說了：

——喂！我說我們幾時再坐了馬車去玩公園呢？

他又回轉頭來，憎厭地望了她一眼，隨即用着一種經過了努力的壓抑而變得很柔和的一個充滿了愛情的丈夫底聲音說道：

——哦，當你病好了之後。

——等我病好了之後嗎？誰知道我幾時會好呢？也許那個時候已經沒有那些好玩的紅葉了；也許那已經是冬天了；是的，冬天是很可怕的哪。如果是肺病的話，到了冬天，也許我會得死了的……

對於她底妄想，他覺得有嚴厲取締的必要了。這種消極的思想，醫生曾經說起過，對於她底病體是很有妨礙的。她一天到晚躺在牀上胡思亂想，這反而容易加重了她底病。煩惱着的丈夫，這時幾乎把因果顛倒轉來，而認為她是因這樣妄想而生病的了。

他站起來，走近牀前去。

——誰教你想到這些的呢？你不能靜靜地睡一會兒養養精神嗎？少想一點，病就容易早好一點，那個時候，我們坐了馬車去玩公園，紅葉還不會掉下來呢。

她很注意地聽着，眼睛裏露出了特異的精采。但好像沒有聽到他說完，她又沉於自己底妄想中去了。

——我……我覺得……

——怎麼，你覺得？

——我覺得……我要你坐在這牀邊上。

——哦，我坐在那邊陪伴你不好嗎？

——不，我不是害怕。我覺得你應該坐在這裏的。

——但是，哎，你難道忘記了我正在寫文章嗎？

——哦，我沒有忘記。……但是，我要你先在這裏坐一會兒，你會不

會告訴我，從前我們在公園裏常常講些什麼話的？

這簡直沒有意思！丈夫感覺到了憤怒。是的，確實是有點按捺不住的憤怒了。

難道這種都值得去回想的嗎？

他忽然地歸了原位，重新抽理着他底計劃。爲了要描寫一個錄事底納賄行爲，所以先應當想停當他是在那一件關於公益事情的案子上做這種不檢行爲的。哦，現在，就決定了那是爲了倡設消防隊的事情罷。某一個紳士，因爲在經手這種公益事業的時候，侵佔了一筆公款。是的，應該寫成一件紳士侵佔公款的案子。……但是，她怎樣了，好久不響了。一想到病人，他不禁又回轉頭去。

她凝看着天花板，還在沉思。微笑着，好像在她底眼睛裏，神祕地看見一個樂園。但他底關注，她並不是不覺得的。她立刻就略微轉頭來，眼光觸了他底。

我看見了采采了。

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怖。他走到牀邊，凝看着她，好像她臉上浮現着邪氣似的。

——怎麼，你說什麼？

——我說嗎？……我好像看見了采采。

——胡說！這是胡說！你一定想起了她！

——但是我們幾時給她埋葬呢？

——等你病好了！

他是恐怖，憎厭，又煩惱，所以語氣不免粗暴了。

——哦。她漫應着，又沉思似地凝看着天花板，獨自似地說：——我們要葬得她很美麗呢。墳上一定要一個小天使的，那種外國孩子墳上的小天使石像要多少錢一個呢？

——不要想到這些！到了那個時候再想！再問！現在你應該睡着了。

你不應該打擾我呀。我今夜非把文章寫起來不可的！縱使你不替自己底病體着想，難道也不給我想一想法麼？

雖然他費了許多威和力說了這些話，但她完全沒有聽見。她祇管自己繼續着述說她底妄想：

——哦，等我病好了我會得自己去辦的。我要給她做一個美麗的墳，用白石砌起來的。四周還要種許多花。……我應該種些什麼花呢？哦，薔薇，月季，海棠，還有紫羅蘭，那是外國花了。晚上，讓月光照在她的墳上，那又多少美麗呢？哦，說起，今天是幾時了？……九月二十一，是的，月光該還有着哪。你爲什麼要緊開了電燈呢？喂，你把牠熄了罷，並且把窗帘開了，我要看一會兒月光呢！

他是除了憤怒之外沒有別的感情了。決然地回復到他底座位上，大聲地叱着：

——你給我睡！不許想起那些！我要寫文章呢。今夜如果再寫不出

來，下星期的生活就成了問題，這個你不覺得可怕麼？

——但是，請你熄一刻兒燈也成。我祇要看一看月光，——這快要殘盡的下弦月，祇要一刻兒工夫，我一定會得睡着的，我請求你，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丈夫靜悄悄地站起來，熄了燈火，掀開了窗簾，甚至開了窗，沉下在一只大軟椅中。

殘秋的下弦月，流進在這幽寂的小室。

不知過了多少時光，丈夫覺得冷了。他起來關了窗，下了窗簾，明了燈。他走近牀邊去。她已經睡熟了。兩頰顯着緋紅的顏色，微笑着，好像還在承受月的光，又好像還在妄想着仕花崗石上穿鞋子，坐了馬車玩公園，和采采的美麗的墳。

他嘆息着，替她蓋好了棉被。

尊羹

星期六的夜飯後，四體甚爲舒適，翌日的整天的休息，好像簡直是三個月暑假一樣。我從茶桌上的漆匣中揀了一支鬆軟的捲煙，燃亮了檯燈，兩腳擱起在書桌上，坐在藤圈椅中預備把未看完的半本 Julien Green 底 Adrienne Mesurat 做個結束，這是一本出色的書。

而這時，妻還在廚房裏收拾碗盞。我在無聲地吞食這少年代表法國作家的時候，隱約地還聽到她底尖銳的笑語聲。她在和女傭斟酌着明天該買的菜蔬：買一個小鯽魚罷？……不，他不要吃魚。他是個小孩子，他怕魚骨會哽了喉嚨。還是再買一斤牛肉罷，用茴香桂皮紅燒。……不，不知

他吃厭了麼，近來時常吃牛肉……讓我想，這幾天小菜場上有什麼新鮮的東西麼？說起，蕪菜不是已經上市了麼，可惜上海沒有好的蕪菜……明天揀葉子小的買二斤來罷，櫥裏還有些火腿，放個湯。……，哎，你來看，這個碗誰打破的？……

我把 Julien Green 放下了，凝看着牆上的煙圈兒。

在無意的沉寂中，妻推開房門進來了，衣袖還捲起着。

——你說，明天做個蕪菜湯不好嗎？

她走近我身邊，整理着衣袖，含笑地問。

但對於吃什麼菜之類的問題，不知怎的，我總沒有什麼大興趣去研究。每天的菜，我是總要等陳列在桌上的時候纔知道，或者還可以說，吃過之後便立刻又會忘記了的。而妻卻總是這樣地時常來和我商酌，尤其是星期六的晚上。

——唔，好的。我就這樣不經意地回答了。

——什麼？你不很喜歡嗎？你不要吃就不買了。你想想看，明天買些什麼呢？

——專菜，好的，就是專菜罷。

我又把 *Tuition book* 放在眼前。但妻卻笑起來了。她拍着我底肩膀：——你總是這樣的老脾氣。問你時總是說隨便的。到吃飯時候卻又有種種的嫌憎了。上禮拜你不是說這一次你自己來點菜嗎？

不錯，我確是這樣。但我不承認這是我底脾氣。每逢吃飯的時候，我會得對妻說我對於當日的飯菜的意見。蛋炒得太老了，肉應該用稻草紮了煮纔好，煎魚應當多放些葱，諸如此類的話。但我並不是挑剔她底烹飪法，也不是考究口腹，甚至也並不是表示什麼不滿，因為雖然這樣的批評着，我依然會把這些笨努力加餐的。我底朋友戴望舒先生，他會寫很好的詩，但我總不大稱贊他，我甚至要在每一首詩中指出瑕疵來。我很知道，大家恭維他，這是危險的。我故意指出他底瑕疵來，這可以使他底詩

藝更有進展。我對於妻底烹飪術，也正如對於戴望舒先生的詩一樣。但妻卻並不如戴望舒先生那樣的因為我底指摘而自己去做改善，她誤會了，在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見到她底好處。她卻因此時常要我顯示些烹飪術了。所以，在上星期日，當我又挑剔着菜肴的時候，她曾經笑着說：『下星期讓你自己點菜，自己去買菜，自己去煮菜罷。』這正如我不會自己做詩一樣，使我麻煩了。但爲了不甘示弱之故，確曾慨然地答道：『算數！』所以她今天這樣說了。

想起了上星期的話，又凝看着她底笑容，老成裏透露出過去了的天真來，我不覺又將 *Julien Green* 放下來：

好，我就點個葷菜湯罷。

說着我點點頭，笑向着她。她也滿意地笑了。

不是說你自己去買，自己去煮嗎？

對於這樣不容情的追問，我一時竟不知應當如何回答纔好。繼續着上

星期那樣的不甘示弱的態度，而毅然地承認下來嗎？真的自己到小菜場上去買菜，自己動手去烹調嗎？不，這是決不可能的。我是連秤都沒有識得，那一顆星是一斤的標記呢？葷菜底行情是論斤的呢，還是論兩的？即使買了來，應當怎樣烹調的呢？這些，我是不消說得，完全是外行的。但難道我就因此而完全降服了？然則對於上星期的慨然承諾，豈不要覺得是徒然的嗎？我默然擡眼看着她。

但她早已看出了我底爲難的神情。是的，她有銳利的眼睛，——或者還不如說是銳利的感覺，在不論什麼家庭瑣屑的事件中，我沒有說話，她能夠依照着我心中初動的意志做去。

——哈哈，不是很覺得爲難了嗎？

她用着並不含有惡意的嘲笑的口氣說，手撫着我底肩膀。

我呢？我承認我有一種做男子的自尊心。我肯完全接受這嘲笑嗎？……不，不肯的，可是……爲難？究竟到小菜場去買葷菜，和自己來烹

調這兩件事情對於我是不是真的很爲難的呢？我心裏斟酌着。這時候，女傭又照例地進房來向妻拿明天買菜的錢了。

——剛纔你不是已經吩咐過她，叫她去買嗎？……

我得救似地向女傭噉着嘴，接着又說：

——至於買了來之後，要我自己動手做一個葷菜湯，那倒並不是爲難的。

一點沒有思索，我竟這樣笑着說出來。這對於我和她，都好像彼此得到了勝利似地，把問題圓滿地解決了。她抿着嘴：

——好！明天看你的。但是……今晚不出去了嗎？

我擡眼看她，她底眼光正注視着茶桌上的本埠新聞。

——當然要出去的，奧迪安能。

這也是我前幾天給她的預約。

看了映畫之後的疲倦的睡眠，使我把昨夜的事情全都忘了。

待到覺得從紗幔上透射過來的太陽底強度的光線而推枕起身，已經是十點鐘了。我忽忽地洗臉，漱口；整理了一下龐雜的桌面，安坐下來，想寫一些或翻譯一些東西，作為我每週間自己底工作。同時，心裏卻滿懷着最好是上午不要有客人來破壞了我底安靜的企望。是的，近幾星期來，每逢星期日，無論上下午，隨時都有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客人來閒談，這幾乎成爲我唯一的苦惱了。

我心中躊躇着：現在已經十點半了，從此刻到吃午飯的時候，祇有一點半鐘，而下午是即使沒有客人來，也一定不能做正事的。然則在這一段時間中，我將做些什麼呢？寫一篇小說嗎，即使很短的，也不能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好；翻譯一點小說或隨筆之類的文章嗎？要在這一點半鐘內譯完，這樣的材料手頭卻一點也沒有；這原是我的脾氣，我不能把一樁整個的工作分爲幾次去做；同時，在一個工作沒有完成以前，我決不會開始另

一個工作。對着鋪在面前的稿紙，和蘸了墨水的在手中旋着圓圈的筆，我不覺紛亂地又蹉跎了五分鐘。

看看妻已經在起身了，我心中不覺焦慮起來。我往往是這樣的，每星期祇盼望着一個星期日，因為在這一日，我可以全日委身於我自己底工作——這裏所謂自己底工作，實在包含了許多事情；寫一些，翻譯一些，讀一些，都是，——作爲我六日的辛苦之後的休息。但結果總往往給種種不相干的事情來破壞了我自己底日程，到星期一早晨起身來的時候，常是好像昨天這日子完全沒有經過一樣。所以，正在自己煩惱着的我，看了妻底起身，好像時間在煎迫着我似的，頓然有些暴亂起來了。「今天是，在午飯之前，無論如何要成就一些的！」我轉入到這樣的決心。於是，當一眼看到了書桌左方的一本女詩人孟洛編的英美新詩選的時候，忽然有了一個主意：

——把這些選出的詩譯幾首罷。

前幾天看了這本現代英美意像派的新詩選集，覺得很滿意，當時就在每一首愜心的詩中間夾了一條紙片，原是預備等有暇時把牠們譯出來的。現在，這時間不是很可以利用來完成這種夙願麼。我把這本詩集拿過來，隨手翻開一個夾着紙片的地方，卻是英國意像抒情詩人 Richard A.ington 底題名為「意像」的六章短詩。

妻到廚房裏去了。我整了一整坐位，如果字句底斟酌不費時間，一點半鐘譯好這六章詩是很可能的。我心中估量着，欣然握筆，從事於第一章短詩的邊譯了。

但是，在二十分鐘以後，我纔知道我底企圖是不能完成的了，因為我在這樣的時間內，纔勉強把這一共祇有四行的第一章詩譯好，而且已經是用盡了我底修辭學了。我心中的暴亂不覺益發加甚了。照這樣的能力看來，難道在午飯之前，我祇能譯好三四章詩麼？我把筆向書堆裏一去，頹然沉下在籐製的圈椅中。而這時候，替我底不自禁的煩惱來助長威勢的

事情來了。房門一啓，女傭引導了好久不見的朋友朱君進來。我於是祇得在被壓抑的心境中，搜尋出熱忱的笑顏款待他。對於這朱君底來訪，我是很願意說我很高興的，但爲了他來訪的時間不巧之故，我躁急的心中，不免怫然了，可是怫然又有什麼用呢？他既然來了，我除了放棄了我底譯事以款待他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朱君底談鋒很健，他說了許多的話。我雖然在和他應答着，但不知道究竟聽到了他多少。漸漸地我睨視着桌上的小鑲石鐘，已經十一點一刻了。他大概在飯前不會走了，他住得很遠，當然要在我家吃中飯的了。這樣看來，上午的工作是止於這一章四行的短詩了。一陣無可發洩的煩惱又侵襲了我。

妻端了兩盤蒸騰着熱氣的菜肴進來，放下在靠窗的我們底日常的餐桌上，（很寒儉，我們是把臥室書室和餐室併合在一間裏的）笑着對朱君道：

『朱先生，今天你可以嘗嘗他做的菜了。』

嘩！竟是這樣地命令着我了！看着她微笑的臉，我竟一點也不能了解她。這微笑，是含着敵意的因得到了報復底勝利而顯示的呢，還是由於真情的喜悅？在我，祇感覺到這是太殘酷了。是的，就是要在人前表示對於你底屈伏，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不必用這樣的方式，這未免太殘酷了！

而我底朋友朱君卻正在好奇地望着我。

我底煩躁頓然問急轉直下，變作一種暴戾，是的，一種超過於我底性情的暴戾，填塞着我胸間。我是完全給要求舒瀉我這種暴戾的衝動所佔據了。我滿懷着自私的心，對妻嫌厭地看了一眼，回頭向朱君說道：

——我們到外面去吃罷。

不管他怎樣的謙遜，我幾乎強迫似的，給朱君戴上了帽子。在我隨手把房門帶上的時候，我看見妻已經垂着頭坐在牀邊上了。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有着「最後的勝利終究屬於我了」似的感覺。

說着，她笑望着我：

——去試試你底手段罷，我都已經預備好了，祇等你去做湯呢？

當着我朋友之前，這樣地對我顯示着驕蹇之態嗎？對於妻底這種儀止，我完全忽略了她底喜悅，由於先前的未曾消滅的煩惱，我不覺得感到了憎厭。這是使我難堪的！叫我到廚房裏去做菜嗎？雖然這是我昨天答應了的，但既然有客人在這裏，你就不應該當真來催我去實行這夙約啊！我懂，妻一向是很伶俐的，這一回怎麼會做這樣愚蠢的事情呢？難道她是故意要當着客人面前這樣做的嗎？是的，女人們就有這種脾氣，專喜歡在人前顯示她是能夠指揮她們底丈夫的，即使當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常常給丈夫鞭打都願意。但我總希望我底妻不是由於這種願望。

——好，別玩笑了，你去做了來就是了。我這樣地暗示她。

但她似乎並不了解我底意思。她仍舊笑着道：

——去罷，祇留着一個蓴菜湯了，你去做了來。

從春陽館別了朱君回家，已經是兩點鐘了。

開進房門去，餐桌上仍舊整齊地安放着菜着和碗箸，好像沒有動過。妻橫臥在牀上，掩着臉。我好像在極度的疲勞之後感覺到突然的鬆弛，剛纔的緊張的，固執的情緒，完全消散了。我會得到些什麼呢？對於剛纔的舉措，在此時，卻如同夢醒了似的開始自己探討起來。我會經鑄了怎樣大的錯處呢？爲了不肯在朋友的面前表示對於她的屈伏——實在，這也未必就是一種屈伏，而不顧惜到她底顏面，當場就使她過不去，這不是太甚了嗎？我相信，我是從來沒有對於她做這種行爲過。不，對任何人都曾有過這種態度，我是一個很和平的人，正如鄰家的那個酗酒的老木匠所說的。

妻底肩背在搖動，我知道她哭泣了。我克服了她底掙扎，把她扶起來。但對着她噙住了淚的一種不言不語的容顏，我能怎樣呢？當她底深蘊着幽怨的眼對我看了一下的時候，我好像受了一重譴責。我懷着空濛的疚

心，陪着勉強的笑臉道：

——怎樣啦，還沒有吃飯嗎？難道真的非我做葷菜湯不行嗎？

她並不則聲，祇又對我望了一眼。我很懂得，在她這眼波中，是含蓄着怎樣的意味。她一定是怨恨着我不該在朋友面前這樣的侮辱她；她又一定怨恨着我底不肯讓她得到在旁人面前使我服從的滿足。對於她底這種思想，我這時完全很明白地能夠分析出來。但我所自己不解的，是剛纔何以竟一點也沒有顧及到這些呢？

我扶她到餐桌邊坐了。我幫助她用熱水泡了已經冷卻的飯。聽了她用着一種像小孩子哭泣之後向大人要索食物或銅幣的聲音說：

——葷菜還沒有下鍋，晚上還是要你做湯的，我一定要嘗嘗你做給我的菜肴底味道。

我好像驟然間失去了一切。感到通身的惆悵。潛伏在她秘密的心中的一重戀愛的新慾望到這時纔揭露了出來。我是完全誤會了她！我拿一個舉

劣的男子底心去測度她了！自從上星期我不經意地答應了我來買菜做菜之後，她一定是早就懷着這種慾望，她幾乎是變態的地渴求着我給她做的菜香底新的味道。而這種心理，這是應當歸咎於我底粗魯，我卻始終沒有發現。真的，一個卑劣的男子底無禮貌的高傲壅塞了我底戀愛的靈戒，我的確曾使她大大的失望了。

在允許她晚上由我來烹調專菜湯，而撫慰得她愁容初展之後，我回到書桌邊，預備繼續譯 Richard Aldington 底意像第二章：

"The blue smoke leaps

Like swirling clouds of birds vanishing.

So my love leaps forth towards you,

Vanish and is renewed."

妻之生辰

先一日晚上，臨睡的時候，忽然想起明日的事。

——蕙，明天是你底生辰呢，我對妻說。

妻已經擁着結婚之夜所用過的那條棉被睡下了。燈光下，她明豔地微笑着。

——是結婚之後的第一個你底生辰呢，不是嗎？我又這樣說。

——是的，但又怎麼了呢？

——你說不應當賀賀嗎？

——呃，賀賀嗎？怎麼樣賀我呢，你？

——讓我想……有了，我得送你一些讓你稱心的禮品，而你……
 你要請我吃美味的麵。

——這樣嗎？那是應當的啊，我想你是預備替我請酒做壽呢……

——那樣的賀你底生辰嗎？如果可能是也許會得做的，噯……

——但是你送我些什麼東西呢？

——明天出去看罷。

夜裏，我睡夢裏也想着該選擇些什麼適當的禮物來點綴妻底結婚之後的第一個生辰。

早上起來，晚春的陽光從窗玻璃透進了溫存的微笑，我也微笑着，今天是可紀念的一個日子呀，在我底妻，今天是最重要的。這是她改變了一種生活以後的第一個生辰，而在這一日，她是最美麗的。過了今日，到明年以後的今日，結婚的生活會帶給她許多的煩惱，而她底美麗的容顏和青春

也會逐漸犧牲在我底情愛裏。這樣想來，我今天不該大大地想法子賀賀她麼？但是，我還是應當送給她些什麼可意的贈物呢？呃！爲什麼今天不是星期日呢？真是煩惱的事呀！爲了僅僅過着這樣寒素的生活，還必須要把它這樣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大半消磨在辦公室底寫字桌旁邊麼？

在打着領結的時候，對着鏡子，我這樣沉着又感慨着。

回過頭去，妻還是酣睡着。從她底安靜又嬌媚的睡相裏，我隱然看出了她底寂寞。這都是爲了我每天每天地清早出去，薄暮歸來的原故，而她這樣地晏起的呀！白晝，當我忙碌在辦公室裏的時候，她是和一個女僕在這空屋裏過着怎麼一種陰鬱的生活呀？我懷想着，不覺微微地感到了顫震。但我並沒有勇氣或能力來反對我底辦公室生活。

終於又照例地吻了一次妻底夢的眼睫，離開了家，在曉風中追逐那經過辦公處的電車。

在文件底送往迎來的空暇，青色的捲煙底裊裊的煙霧裏，不時地浮上了妻底孤寂的生活之幻影。我竭力想驅遣了牠，但是不久就證明了這是徒然的。我回復地想設法改善她底生活。從前曾經固執着以爲如果爲了我底生活困難而要她也出去辛勞於經濟的贊助，我是寧死也不願意的。但如今即使是爲了要她解除白晝的家居的寂寞而出去做一些什麼事情，實在也是頗不可能的了。說是沒有事情，而每天却也有許多須要她經心的瑣碎事。此外，如果採取別個方法，譬如替她介紹些女伴來破破寂寞，雖然也可能做得到，但能夠說她不會隨時又浮上了孤居之感，反而加重了她底淒切嗎？我們底結婚，什麼人都知道是自由戀愛了的，回想起來，當初對於她的追求，是何等地熱烈，人家怎麼會相信她如今每天所過的生活却等於一個被舊制度所支配了的嫁給一個無愛情的丈夫的女子底生活呢？在空濛的煙霧裏，又浮現了妻底安靜的容顏。我每一注視她，她常是微笑着。她是個好性子的人，她不愧爲一個好的妻，她從不會對於我這樣艱難的生活露

過一次愁顏，或即使是輕微的蹙眉蹙額。她並沒有大的學問，但她好像是個有大智識的人，她很了解我們之間的愛情。但是，天！恕我，我是始終自信着，在她底安靜的容顏之下，有着一種，不是怨，不是輕蔑，不是悲哀，而是一種空虛的惆悵。

爲了這樣的種種幻想底縈迴，我更覺得在今天是有着讓她歡喜一番的需要。就是說今天是我贖罪的一個機會，也並不算言重了吧。

處理完了一切的事情之後，走出辦公處底大門，已是四點半了。在歸人底急激的交流中，我又尋思着該當買什麼的問題。買一個插着 Birthday Candle 的朱古律蛋糕送她罷？太賤了，太不切實用了。那麼，買一套精緻的「蔻丹」送她罷，買幾種「何比甘」化妝品送她罷。想想看，她近來企慕着什麼東西嗎？呃，她不是想着要一些新式的衣料嗎？……

無意中伸手向衣袋裏一探，不覺楞住了。除了前幾天預備着買原稿紙的一張一元紙幣和幾枚作車資用的銀角外，我身上原來並未帶着錢。我是

靠着薪金維持生活的人，每個月的薪金領到了之後都交給了妻，除了隨時取些零錢之外，一切的費用都是由她支配着，到了每個月底，看看那些微的餘款，常是會兩個人呆住了的。

照這樣子，如何能買什麼東西呢，便是儘量地打算着我底贈物底價格，這一圓錢是總難於應付的了。我站在在鋪道上呆想。

終於是祇得買了二束原稿紙，上了回家的電車。在車中，我自笑着河以會這樣地鹵莽呢。於是仔細地估量着大約還可以從妻那裏提出十圓左右來完成了這次的生辰賀禮吧。計算起來，在下個月，薪金之外，還有一注別的錢可以得到，想來生活也不致於有什麼影響吧。

到得家裏，已經是黃昏時候。天色好像變了，氣壓低得呼吸都很沉重了。妻正在廚房裏幫助女僕做麵。看見我走進了客室，隨即走出來，她笑着說：

——送我些什麼禮物呢？

——沒有買哩，沒有帶錢出去呢。

——妻暫時地呆住了。

——你沒有錢了嗎？

——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我煩惱地說。回看小小的院子裏，已疎疎地降下了細雨。

——想回來問你拿十塊錢再去買來，不是還可以提得出嗎？下一個月是現在不必憂慮的。

——那裏還有十塊錢可以提出來給你買送我的禮物呢，一共就祇有七八圓了。……

——不是還有二十多圓嗎？我驚訝地問。

——呢，兩個月的電費，裁縫工資，今天都拿去了。祇贖了七八圓，還是要維持到下個月呢。就是米也恐怕在月內又要買，所以今天的麵是還要借用作一餐夜飯哩。……

我呆住了。一切的煩惱都襲擊了我。我站在妻底前面。覺得自己底羞慚，又覺得替她悲哀着。我還是對她怎麼說好呢？便是今天，我還不能讓她歡喜一番，徒然給她了一重失望，我不是在欺騙着她麼？哎，便是連一束鮮花也不會買回來點綴她這個生辰，還說什麼別的贈物呢。

——呆立着算什麼呢。我並不一定要你什麼贈物呀！小小的生辰，難道真要當做一樁重大的事情嗎。吃了麵，不就算過了我底生辰嗎？

妻隨後是這樣和善地說。她並不有一點失望的表現。她照樣地微笑着。愁悶的春雨從昏黑了的天上瀟瀟淅淅地降下來了。燈前，我和妻對坐着，吃着代替了晚飯的妻底壽麵。她是如同每晚用飯似地，安閒地一口一口的咀嚼着，啜着湯。而我，雖然是她手養的細白的麵，却總也嘗不出什麼美味來，但我把盛麵的碗側得很高，碗邊遮過了我底雙眉，讓她不看見我底包滿了眼淚的兩眼。

結婚之後我妻的第一個生辰便是這樣地在愁悶的雨聲中過去了。

春陽

嬋阿姨把保管箱鎖上了，走出庫門，看見那個年輕的行員正在對着她瞧，她心裏一動，不由的回過頭去向那一排一排整整齊齊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經認不得那一隻是三〇五號了。她望懷裏一掏，剛才提出來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の息金好好地在內衣袋裏。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

好天氣，太陽那麼大。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覺到的。不錯，她一早從崑山趁火車來，一下火車，就跳上黃包車，到銀行。她除了起床的時候曾經揭開窗帘看下不下雨之外，實在沒有留心過天氣。可是今天這天氣着實

好，近半個月來，老是那麼樣的風風雨雨的沒得看見過好天氣，今天却滿街滿屋的暖太陽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圍在衣領上的毛絨圍巾放鬆了一下。

這二月半旬的，好久不照到上海來的太陽，你別忽略了，倒真有一些魅力呢。倘若是像前兩日一樣的陰沉天氣，當她從玻璃的旋轉門中出來，一陣冷風撲上臉，她準是把一角圍巾掩着嘴，雇一輛黃包車直到北火車站，在待車室裏老等下午三點鐘開的列車回崑山去的。今天撲臉上的乃是一股熱氣，一片晃眼的亮，這使她平空添出許多興致。她摸出十年前的愛爾琴金錶來。十二點還差十分。這樣早。還好在馬路上走走呢。

於是，崑山的嬋阿姨，一個兒走到了春陽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來來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麼樣輕，那麼樣美麗，又那麼樣小玲瓏的，這使她感覺到自己底絨線圍巾和駝絨旗袍的累墜。早知天會這樣熱，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縐絨旗袍來了。她心裏划算着，手却把那絨線圍巾除去

來，摺疊了搭在手腕上。

什麼店舖都在大廉價。嬋阿姨看看綢緞，看看瓷器，又看看各式各樣的化粧品，絲襪，和糖菓餅乾。她想買一點嗎？不會的，這一點點力他定是有的。沒有必需，她不會買什麼東西。要不然，假如她捨得隨便花錢，她怎麼會犧牲了一生的幸福，肯抱牌位做親呢？

她一路走，一路看。從江西路口走到三友實業社，已經過午時了。她覺得熱，額角上有些汗。袋裏一摸，早上出來沒帶着手帕。這時，她覺得有必需了。她走進三友實業社去買了一條毛巾手帕，帶便在椅子上坐坐，歇歇力。

她隔着玻璃廚窗望出去，人真多，來來去去的不斷。他們都不像覺得累，一兩步就閃過了，走得快。愈看人家矯健，愈感覺到自己的孱弱了，她抹着汗，懶得立起來，她害怕走出門去，將怎樣擠進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

到這時，她才第一次奇怪起來：爲什麼，論年紀也還不過三十五歲，何以這樣的不濟呢？在崑山的時候，天天上大街，可並不覺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條馬路，立刻就像個老年人了。這是爲什麼？她這樣想着，同時就埋怨着自己，應該高興逛馬路玩，那是毫無意思的。

於是她勉強起身，挨出門。她想到先施公司對面那家點心店裏去吃一碗麵，當中飯。吃了麵就雇黃包車到北火車站。可是，你得明白，這是阿姨剛才挨出三友實業社的那扇玻璃門時候的注意。要是她真的累得走不動，她也真的會去吃麵上火車的。意料不到的却是，當她望永安公司那邊走了幾步路，忽然地讓她覺得身上又恢復了一種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讓她混合在許多呈着喜悅的容顏的年青人底狂流中，一樣輕快地走……走。

什麼東西讓她得到這樣重要的改變？這春日的太陽光，無疑的。牠不僅改變了她底體質，簡直還改變了她底思想。真的，一陣很騷動的對於自

己的反抗心驟然在她胸中灼熱起來。爲什麼到上海來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沒錢的人沒辦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來玩一趟，現在，有的是錢，雖然還要做兩個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塊來。況且，算牠住一夜的話，也用不了一二十塊錢。人有的時候得看破些，天氣這樣好！

天氣這樣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躍的氣象。每一輛汽車刷過一道嶄新的噴漆的光，每一扇玻璃廚上閃耀着各方面投射來的晶瑩的光，遠處摩天大廈底圓頂或方形的屋頂上輝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對面的點心店，好像被陽光忘記了似的，呈現着一種抑鬱的煙煤的顏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頓飯。禪阿姨不想吃麵了。但她想不出應當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她預備叫兩個菜，兩個上海菜，當然不要崑山吃慣了的東西，但價錢，至多兩元，花兩塊錢吃一頓中飯，已經是很費的了，可是上海却說不來，也許兩個菜得賣三塊四塊。這就是她不敢闖進

任何一家沒有經驗的餐館的理由。

她站在路角上，想，想。在西門的一個館子裏，她曾經吃過一頓飯，可是那太遠了。其次，四馬路，她記得也有一家；再有，不錯，冠生園，就在大馬路。她不記得有沒有走過，但在她記憶中，似乎冠生園是最適宜的了，雖則稍微有點憎嫌那兒的飯太硬。她思索了一下，彷彿記得冠生園是已經走過了，她怪自己一路沒有留心。

嬋阿姨在冠生園樓上揀了個座位，墊子軟軟的，當然比坐在三友實業社舒服。侍者送上茶來，順便遞了張菜單給她。這使她稍微有一點窘，因為她雖然認得字，可並不會點菜。她費了十分鐘，給自己斟酌了兩個菜，一共一塊錢。她很滿意，因為她知道在這樣華麗的菜館裏，是很不容易節省的。

她飲着茶，一個人佔據了四個人底座位。她想趁這空暇打算一下，吃過飯到什麼地方去呢？今天要不要回崑山去？倘若不回的話，那麼，今

晚住到什麼地方去？惠中旅館，像前年有一天因為銀行封關而不得不住一夜那情形一樣嗎？再說，玩，怎樣玩？她都委決不下。

一溜眼，看見旁邊的圓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和一個孩子。似乎是一個小家庭呢？但女的好像比男的年長得多。她大概也有三十四五歲了吧？嬋阿姨剛才感覺到一種獲得了同僚似的歡喜，但差不多是同時的，一種常常沉潛在她心裏而不敢升騰起來的煩悶又沖破了她底歡喜的面具。這是因為在她底餐桌上，除了她自己的外，更沒有第二個人。丈夫？孩子？

十二三年前，嬋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個擁有三千畝田的大地主底獨子，他底死，也就是這許多地產失去了繼承人。那時候，嬋阿姨是個康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稱讚爲「卓兒」的美德，經過了二日二夜的考慮之後，她決定抱牌位做親而獲得了這大宗財產底合法的繼承權。

她當時相信自己有這樣大的犧牲精神，但現在，隨着年歲底增長，她

逐漸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會有這樣的勇氣來了。翁姑故世了，一大注產業都歸她掌管了，但這有什麼用處呢？她忘記了當時犧牲一切幸福以獲得這產業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想到這份產業對於她將有多大的好處？族中人的虎視眈眈，去指望她死後好公分她底產業，她也不會有一個血統的繼承人。算什麼呢？她實在祇是一宗巨產底暫時的經管人罷了。

雖則她有時很覺悟到這種情形，她却還不肯浪費她底財產，在她是以爲既然犧牲了畢生的幸福以獲得此產業，那麼惟有刻意保持着這產業，才比較的是實惠的。否則，假如她自己花完了，她底犧牲豈不更是徒然的嗎？這就是她始終吝嗇着的緣故。

但是，對於那被犧牲了的幸福，在她現在的衡量中，却比從前的估價更高了。一年一年地悶歷下來，所有的女伴都嫁了丈夫，有了兒女，成了家。即使有貧困的，但她們都零外有一種愉快足夠抵償經濟生活底悲苦。而這種愉快，她是永遠豔羨着，但永遠沒有嘗味過，沒有！

有時，當一種極罕有的勇氣奔放起來，她會想！去掉這些財富而去結婚罷。但她一攬起鏡子來，看見了萎黃的一個容顏，或是想像出了族中人底諷笑和諷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鬱下去了。

她感覺到寂寞，但她再沒有更大的勇氣，犧牲現有的一切，以衝破這寂寞的霧圍。

她凝看着。旁邊的座位上，一個年輕的漂亮的丈夫，一個興高采烈的妻子，一個活潑的五六歲的孩子。她們商量吃什麼菜肴。她們談話。她們互相看着笑。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家裏。當然，他們並不怪嬋阿姨這樣沉醉地耽視着。

直等到侍者把菜肴端上來，才阻斷了嬋阿姨底視線。她看看對面，一個空的座位。玻璃的桌面上，陳列着一付碗箸，一付，不是三付。她覺得有點難堪。她懷疑那妻子是在看着她。她以為我是何等樣人呢？她看得出我是個死了的未婚夫底妻子嗎？不僅是她看着，那丈夫也注目着我啊。位

看得我並不比他妻子年紀大嗎？還有，那孩子，他那雙小眼睛也在看着我嗎？他看出來，以為我像一個母親嗎？假如我來撫養他，他會不會有這樣活潑呢？

她呆看着堅硬的飯顆，不敢再溜眼到旁邊去了。她怕接觸那三雙眼睛，她怕接觸了那三雙眼睛之後，牠們會立刻給她一個否決的回答。

她於是看見一隻文雅的手握着一束報紙。她抬起頭來，看見一個人站在她桌子邊。他好像找不到坐位，想在她對面那空位上坐。但他遲疑着。終於，他沒有坐，走了過去。

她目送着他走到裏間去，不知道心裏該怎麼想。如果他終於坐下在對面，和她同桌子吃飯呢？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在上海，這是普通的事。就使他坐下，向她微笑着，點點頭，似會相識地攀談起來，也未嘗不是坦白的事。可是，假如他真的坐下來，假如他真的攀談起來，會有怎樣的結局啊，今天？

這裏，她又沉思着，爲什麼他對了她看了一眼之後，才果決地不坐下來了呢？他是不是本想坐下來，因爲對於她有什麼不滿意而翻然變計了嗎？但願他是簡單地因爲她是一個女客，覺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坐下來。但願他是一個靦覷的人！

嬋阿姨找一面鏡子，但沒有如願。她從盆子裏檢起一塊蒸汽洗過的手巾，揩着臉，却又後悔早晨沒有擦粉。到上海來，擦一點粉是需要的。倘若今天不回崑山去，就得在到惠中旅館之前，先去買一盒粉，橫豎家裏的粉也快完了。

在旅館裏梳洗之後，出來，到那裏去呢？也許，也許他——她稍微側轉身去，遠遠地看見那有一雙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已經獨坐在一只圓玻璃桌邊，他正在看報。他爲什麼獨自個呢？也許他會得高興說：

——小姐，他會得這樣稱呼嗎？我奉陪你去看影戲，好不好？

可是，不知道今天有什麼好看的戲，停會兒還得買一份報。他現在他

看什麼？影戲廣告？我可以去借過來看一看嗎？假如他坐在這裏，假如他坐在這裏看……：

——先生，借一張登載影戲廣告的報紙，可以嗎？

——哦，可以的，可以的，小姐預備去看影戲嗎？……：

——小姐貴姓？

——哦，敝姓張，我是在上海銀行做事的。……：

這樣，一切都會很好地進行了。在上海。這樣好的天氣。沒有遇到一個熟人。嬋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陽照在他們相並的肩上，讓她覺得通身的輕快。

可是，爲什麼他在上海銀行做事？嬋阿姨再溜眼看他一下，不，他的確不是那個管理保管庫的行員。那行員是，還要年輕，面相還要和氣，豐度也比較的灑落得多。他不是那人。

一想起那年輕的行員，嬋阿姨就特別清晰地看見了他站在保管庫門邊

凝着她的神情。那是一道好像要說出話來的眼光，一個躍躍欲動的嘴唇，一副充滿着熱情的臉。他老是在門邊看着，這使她有點煩亂，她曾經覺得不好意思摸摸索索地多費時間，所以忽忽地鎖了抽屜就出來了。她記得上一次來開保管箱的時候，那個年老的行員並不這樣仔細地看着她的。

當她走出那狹窄的庫門的時候，她記得她會回過頭去看一眼。但這並不單爲了不放心那保管箱，好像這裏邊還有點避免他那注意的凝視的作。她的確覺得，當他在她身邊挨過的時候，他底下頷曾經碰着了她底頭髮。非但如此，她還疑心她底肩膀也曾經碰着他底胸脯的。

但爲什麼當時沒有勇氣抬頭看他一眼呢？

嬋阿姨底自己約束不住的遐想，使她憧憬於那上海銀行底保管庫了。爲什麼不多勾留一會呢？爲什麼那樣急急地鎖了抽屜呢？那樣地手忙腳亂，不錯，究竟有沒有把鑰匙鎖上呀？她不禁伸手到裏衣袋去一摸，那小的鑰匙在着。但她恍彷彿覺得這是開了抽屜就放進袋裏去的，沒有再用

牠來鎖上過。沒有，絕對的沒有鎖上，不然，爲什麼她記憶中沒有這動作啊？沒有把保管箱鎖上？真的？這是何等重要的事！

她立刻付了眼。走出冠生園，在路角上，她招呼一輛黃包車：

——江西路，上海銀行。

在管理保管庫事情的行員辦公的那櫃台外，她招呼着：

——喂，我要開開保管箱。

那年輕的行員，他正在抽着紙煙和別一個行員說話，回轉頭來問：

——幾號？

他立刻呈現了一種詫異的神氣，這好像說：又是你，上午來開了一次，下午又要開了。多忙？可是這詫異的神氣並不在他臉上停留得很長久，行長陳光甫常常告誡他底職員；對待主顧要客氣，辦事不怕麻煩。所以，當嬋阿姨取出她底鑰匙來，告訴了他三百零五號之後，他就檢取了同號碼的副鑰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庫裏去。

三百零五號保管箱，她審察了一下，好好地鎖着。她沉吟着，既然好好地鎖着，似乎不必再開吧？

怎麼，要開嗎？那行員拈弄着鑰匙問。

不用開了。我因為忘記了剛才有沒有鎖上，所以來看看。她覺得有點歉仄地回答。

於是他笑了。一個和氣的，年輕的銀行職員對她微笑着，並且對她看着。他是多麼可親啊！假如在冠生園的話，他一定會坐下在她對面的。但現在，在銀行底保管庫裏，他會怎樣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點窘，但是歡喜。他會怎樣呢？他親切地說：

——放心罷，即使不鎖，也不要緊的，太太。

什麼？太太？太太！他稱她爲太太！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湧在她眼睛裏，她要哭了。她裝着苦笑。當然，他是不會發覺的，他也許以爲她

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

在庫門外，她看見一個豔服的女人。

——啊，蜜司陳，開保管箱嗎？鑰匙拿了沒有？

她聽見他在背後問，更親切地。

她正走在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蜜司陳，蜜司！

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一陣冷。眼前陰沉沉地，天色又變壞了。西北風。好像還要下雨。她遲疑了一下，終於披上了圍巾：

——黃包車，北站！

在車上，她掏出時錶來看。兩點十分，還趕得上三點鐘的快車。在藏起那時錶的時候，她從衣袋裏帶出了冠生園的發票。她困難地，但是專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飯，堂彩，付兩塊錢，找出六角，還有幾個銅元呢？

蝴蝶夫人

李約翰教授是昆蟲學博士。

李約翰博士底專門研究是蝴蝶，因為李約翰博士是美國留學生，所以他研究有素的蝴蝶都是合衆國蝴蝶，加拿大蝴蝶，並及南美洲蝴蝶。

李約翰教授的博士學位是從他所蒐集的五千多種蝴蝶裏產生出來的，而他的教授地位是從他的博士學位裏升起來的，所以他很愛惜他底蝴蝶博物院。

五千餘種，四百餘玻璃匣的蝴蝶標本，編着A B C, A' B C', A'' B'' C''的二十餘巨冊的記錄卡，全副的捕蟲器和製標本器，就組成了李約翰教授

的研究室。

李約翰教授在留學的時候並不很有錢，因為他家道很寒微，而是官費出洋的，做了教授之後也還是沒有錢，因為他太太花得凶，所以李約翰教授租不起大住宅，他的研究室就不得不附設在會客室裏。

說起他底太太，李約翰教授也不得不感謝他底蝴蝶。他底太太原先是一個同事底妹妹，因為跟了她哥哥來參觀蝴蝶，於是彼此認識了。李約翰教授正在感覺到需要一個異性的安慰，而她也很同情於教授博士。於是她時常來參觀蝴蝶。於是，有一天，李教授特別指點一枚蝴蝶標本給她看，並且講着這樣的一個奇妙的故事：

你看，這蝴蝶，黃金的翅，黑白的花紋，不是很美麗的嗎？你看底下註着牠底學名：Argynnis a Phrotho，你認識 Aphrotho 這個字嗎？牠底普通名字，就叫做 Aphrotho。這是希臘戀愛女神底名字。一個傳說，說這蝴蝶就是那女神幻化的，但另外一個傳說，却以為這不過指示牠是蝴蝶

中間最愛嬌的。你知道，昆蟲們也像人一樣，有耽美的心，有戀愛的感覺。所以，在蝴蝶們中間，這有着金黃之羽衣，白銀玄玉之錦繡的女郎，就是戀之目標，情之大神了。你看，牠底纖細而修長的觸鬚，也許就是牠底撫愛一個情人的玉臂罷。

講着這樣的故事，李約翰教授不禁大膽地伸手去撫摩她底手臂了。而這天，牠正是穿着有黑白圖案紋的黃色的羅衣，於是她羞澀地笑了。

於是她做了李約翰教授的太太。

李約翰教授衷心的地感恩着他底蝴蝶，他差不多每天，從學校裏，或是陪着他太太，一回家就去坐在他那廣闊的研究桌上，整理着，撫愛着，欣賞着他底蝴蝶。

Chlorippe Celis, Thorybes pylodes, Lerodea eufala.

結婚之後六個月，李約翰教授漸漸地感覺到陪伴太太的趣味遠不如研

究一枚最普通的蝴蝶了。

最普通的蝴蝶倒有着不少的美德哪！

但李教授太太底美德祇有一樣，那就是會花錢，不，應當說會出門花錢。因為在家裏，太太是很吝嗇的，她不大情願替李教授買一聽較好的紙煙。但一出門——她是每天都要出門的，她就會用了許多錢，除了身上插戴的一部分看得見的首飾以外，還有許多錢她是怎樣花了的，李教授簡直是莫明其妙。可是，如果查問她起來呢，她自會得報告出一篇很可以公開的賬來，例如吃了五塊錢冰淇淋啦，十二塊錢燙了頭髮啦，或是回力球輸了二十四元啦……

李約翰教授的結婚是在四月裏。一個暑假，他所過的生活是像夢一般甜蜜的。但是現在，開學了祇有一個多月，李教授已經向會計處借支了兩個月以後的薪俸，而且前兩天曾經接到會計處的通知，非到十一月份，恕不再許預支了。

同時，在教務上，李約翰教授最近也受了一個魔難。李教授所研究的，不是曾經說過，是美國的蝴蝶嗎？可是不幸他教的是中國學生。中國學生要求李教授指導他們研究中國的蝴蝶。這却叫李教授爲難了。中國有蝴蝶嗎？有多少種？李教授雖然曾經毅然地對學生說過：『要研究蝴蝶就非研究美國的或歐洲的蝴蝶不可，那是又美麗，種類又繁多；至於中國蝴蝶，實在是不值得研究的。』可是，對於他底訓話，學生大多嗤之以鼻。李教授覺得地位有動搖的危險，就只得見風使舵，答應指導學生研究中國蝴蝶。他一面查外國書目，就容易找到幾本外國人著的關於中國南部和中部的昆蟲的書籍，就託一家西書舖專誠去代定了來，一面天天到郊外去捕捉了許多中國的蝶蛾類昆蟲，一枚一枚地與他所收藏的美國蝴蝶比較，給牠們類似的定名。

因爲這樣的煩惱和忙碌，李教授開始拒絕陪他太太上街或是去看朋友了。

「約翰，有工夫沒？」

「哦，沒有，[John]，我還得寫三十個記錄卡」

「你不是說陪我看電影去嗎？」

「哦，」他看看窗外的天色，「還早，索性吃了夜飯看九點一刻的罷。」

他太太總是撇起了嘴：「九點一刻，我要回來睡覺了。你看家罷，也許，也許我不回來吃飯。」她聳聳肩膀走了。

李教授看她走出了門，總用他底派克筆頭叩擊着煙灰缸，微笑着：「九點一刻你會回來嗎？」

於是他又沉浸於他底研究了。

Arartia jurophae, Papilio Palamedes, Neominois ridingsi.

李約翰教授並不是不愛他底太太，雖然過了九點一刻，十點一刻，甚

至十一點一刻，他太太沒回來，他也不上樓去睡覺。

反之，他太太也並不是不愛她丈夫，最遲到十二點一刻，她總回家的。她按着門鈴，茲~~~~，於是李教授一手拿着蝴蝶鑷子，趕出來給她開門。

他們在門廊裏照例地接個吻。

李教授跟着太太走進那研究室，會客廳，並起居室。他太太總先走到他底陳列滿了蝴蝶匣，青酸罇，和巨大的書籍的研究桌邊，隨意地看一眼：

『今天工作完了沒有？還沒有完嗎？』她看一看手錶，『快一點鐘了。明天早晨要上課，爲什麼不早睡？』

『完了，完了，』李教授放下了鑷子，『早就完了，等着你啊。』

於是她把李教授拖在沙發上坐了。她從手提袋裏取出小鏡子和繡花小手帕來擦着鼻子和嘴唇，溜一瞥眼波看着李教授。

「今天發現了什麼有趣味的蝴蝶嗎？」

「有，有，」李教授從桌上搬了一個小玻璃匣，指着一個新做成標本的白翅黑點花紋的蝴蝶給他太太看。「這是中國蝴蝶裏最高貴的一種，普通名字叫做「莊周蝶」。學名還沒有定，我還要查一查拉丁文法。你曉得莊周嗎，古時候有名的哲學家？這個蝴蝶就是他變的。」

「哦，他爲什麼變做蝴蝶呢？」他太太打着呵欠問。隨手把手提包放在小圓桌上。

「他嗎？他有個美麗的妻子，據說。莊周是個哲學家。哲學家是特別的富於想像。因爲他底妻子太美麗了，他想像出她一定有情人在外邊。所以，據說每當他妻子出門之後，他總是躺在牀上運用他底哲學思想，使他底靈魂化成蝴蝶，從窗間飛出去，追蹤着他底妻。後來，不幸得很，莊周比他底妻先死，他因爲連靈魂都愛着他底妻，所以永久地化作了這樣的象徵着純潔的戀愛的蝴蝶，永久地追蹤着他底美麗的妻底身後。」

李教授講了這個故事。幽默地對他底太太看，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太太已經懶洋洋地閉了眼睛仰靠在椅背上了。

他太太並不是不願聽妙丈夫講話，也不是真的睡熟，她不過是疲倦極了而已。所以，當她丈夫停嘴了之後，寂靜了一刻，她又睜開眼睛來。她替她丈夫把那玻璃匣放在小圓桌上，隨手把她底手提包拿下來，從那裏摸出一條留蘭香糖，送在李教授嘴裏。

『你明天吃糖嗎，沙利文明天賣半價？』她問。

李教授咀嚼着糖，從牙齒裏回答：『哦，好的。』

他太太把手提包再打開來：

『你看，我又沒錢用了。明天禮拜五，後天禮拜六了。今天是月底，你……』他斜倚在李教授懷裏，把兩隻纖細的腳擱在沙發臂上。『darling，明天再給我五十塊錢好不好？』

她伸出手去撫摩她丈夫底下頷。

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丈夫已經懶洋洋地閉了眼睛仰靠在沙發背上了。

她丈夫並不是不願聽他太太的話，也不是真的睡熟，他也不過是疲倦極了而已。

於是他太太悄悄地上樓了。於是他站起來收拾好那些亂攤在桌子上的蝴蝶。

Vanessa antiopa, Grapha faunus, Debia portanitia.

秋季過了，田野裏找不出一羽蝴蝶了，李約翰教授不再在每天下午帶了捕蟲網出去了。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多些閒暇，因為這時候他所定的關於中國蝴蝶的外國書陸續寄到了。此外，因為一個朋友的介紹，他還在一所教會大學裏給一個出缺的教授代幾點鐘課。

多一處教席，就是多一部分收入；愈勤勉地研究中國蝴蝶，就是在大

學裏的地位愈穩固；李約翰底太太很明白這裏的因果，所以，她現在不常常勉強她丈夫一塊兒上街去買東西，或看戲了。間或有一二次，爲了表示親熱的緣故，她邀請她丈夫而被拒絕了，她亦很能了解他，絕不再擱起嘴唇，露出小氣量的女人們所固有的悻悻之色了。此外，還有一個最正確的理由，那就是她近來新認識了一位體育家陳君哲，倘若她有需要的話，他是常常高興陪伴着她的。

陳君哲雖然與她丈夫一樣地是美國留學生，而且一樣地是大學教授，但他沒有她丈夫那麼樣忙，那麼樣汗腐。他常常是很高興，很愉快地打球，駕車，游泳，競技或跳舞。她在棒球場上看大學足球賽的時候認識他，她在報紙上體育欄裏認識他，她在新聞電影片中認識他，但經過了正式的介紹而彼此相識，却是在他到她家裏的那一天。

某星期日的下午，體育教授陳君哲突然闖進了李約翰教授底研究室。

『哈囉，普洛發李，你好，我來參觀你收藏的蝴蝶。』

「喂，惠爾康姆！惠爾康姆！你是難得來的。」李約翰教授放下了正在閱讀的德文本中國之蝶蛾，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自然，並坐着的李教授太太也站了起來，以愛嬌的熟識的眼光注視着她底來客。於是李教授握了客人底手，望着他太太：

「這位是，同事，陳君哲先生，」他又旋向客人：「這是內人。」

「我早就認識啦，陳先生是有名的體育家。」她在伸出手來的時候，倩笑着說。

一回頭，陳先生看見了桌上羅列着的蝴蝶箱！立刻就呈現了踢進一個足球似的興奮：「啊，比烏的福爾，比烏的福爾！」他搓着手去俯視李約翰教授的蝴蝶標本了。

李約翰教授抽着紙煙陪客人，她太太呢？上樓了。她覺得應當換一身衣裳。

「普洛發叟李，你真是個美術家。不過……」陳君哲教授回身對李

約翰教授打量了一下，重重地拍着他底肩膀。這使李約翰教授覺得有點窘不佳。『不過你太不注重體育了。』

李約翰教授噴着熟練的煙圈說：『可是我倒終年不會生病的。』

『但是你底背駝了，你太瘦了。不行，非運動不可！』陳君哲教授裝着嚴肅的態度說。

李約翰教授底太太換了衣服進來了。

『蜜昔司李，你說是不是，蜜司特李應該好好的運動一下？』那體育教授說。

『運動？他從來不喜歡運動，那也沒有法子的。』她說。『陳先生，你倒是一個很好的體育宣傳家。』

陳君哲教授噴笑起來：

『那麼，我倒要向蜜昔司李宣傳一下了。蜜昔司李喜歡打網球嗎？』

『網球？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倒很喜歡的，可是，好久不玩了，沒有

常常在一塊兒的朋友，就沒有那麼樣的興致了哪。」

「你看，因為你不運動，連你太太也犧牲了運動，這不應該。」陳君哲教授笑着對李約翰教授說。

「什麼話，我並不禁止她運動啊！」李教授撫摩着一個挺厚的書脊說。

「這樣說來，我今天就冒昧地請密昔司李去打網球行不行？」那常常是高興着的體育教授向李太太說。

「今天？不行，我還要到百貨店裏去。況且……況且，我的球太壞啦……」她忸忸地說。

「客氣客氣，現在時光還早，倘若密昔司李高興的話，我可以先奉陪到百貨公司裏去，隨後我們再到體育會裏去打球。」

李太太望望她丈夫。他微笑着，很溫雅，很大方，顯現着一個優越的學者的氣概。她不禁從心底裏崇敬他了。

『你去不去？』她問他。

『我去沒有用，我不會打球。而且……而且這裏還有一點事情沒有了。』他文雅地說。

於是，這是李教授太太第一次坐着陳君哲教授的新汽車出去。

汽車的喇叭在矮矮的木柵門外響了。一陣橡皮輪碾過柏油路的微顫的聲音。李約翰教授從沙發上檢起了中國之蝶蛾，回到桌子上繼續他底研究。

Lycœna sculteri, Colias philodice, Pyrahoœa andria.

蝴蝶跟着春天來了。但李約翰教授却不再有帶着捕蟲網到郊外去的興致。他詫異從前孜孜矻矻的研究精神都到那裏去了。他從大學裏上了課出來，明亮的，柔軟的街路，使他好像不敢踐踏得太重似的，緩緩地漫步着，流動着各種不可思議的香味的空氣，使他把呼吸調節得格外停勻。他

孤獨地行走着，感覺到真的難受了。在一家服裝店裏，他隨隨便便地買了一條手杖。

新買的手杖在階石上叩響着，做出清脆的聲音，李約翰教授決定回來帶他底太太一同出去玩一個下午，不，不但一個下午，而且要一個晚上。可是李約翰教授在他家裏尋不到他底太太。

『太太出去了？』李約翰教授從樓梯上下來問他底女僕。

『出去了。』女僕恭恭敬敬地回答。『坐了陳先生的車子去的。』

『陳先生又來過了？』

『是，上午就來的，在這裏用了飯。』

李約翰教授走進他底研究室兼會客廳，沙發椅左方的小茶桌上放着兩杯飲膳的紅茶。他把這茶倒在痰盂裏，繞着他底桌子走了幾圈，點了一枝烟沉下在沙發上了。

幾次想利用這閒暇，把擬著的論文中國蝶蛾之研究底大綱計劃一下，

可是頭腦裏空空洞洞的，再也抽理不出端緒來。李約翰教授不禁感覺到莫名的煩躁，他起來立在窗檻邊，外面小院子裏盛開着的迎春花間，正有一羽下等的蝴蝶在從一個花蕊上飛到另一個花蕊上去。

蝴蝶，蝴蝶，蝴蝶！永遠是蝴蝶哪！李約翰教授的頭腦裏忽然間給整千累萬的飛舞着的蝴蝶佔據了。

Coenonympha pamphilus, Neonympha valentini, Artytone vitellina.

李約翰教授如從夢中醒來，伸了個懶腰，曳着他新置的手杖出門了。他穿行於輕盈而都麗的士女底花叢中，忘了路之遠近，自然而然地走進了公園。

好久不到公園裏來了。對着廣大的平展的草地，紅紫繽紛的花圃，李約翰教授不知道應該先往那裏走。他祇覺得孤寂，是的，太孤寂了。他在一株垂柳下覓到了適宜於一個人坐的椅子。

由於不注意的瀏覽，他看見了他太太和陳君哲教授，在一個橢圓形的湖邊的灌木叢中。他們坐在一隻適宜於兩個人坐的遊椅上，他祇能看到他們底側影。

看着這近似假倚着的二人的側影，李約翰教授是寧願看他們底正面或背影的。他心中躊躇着要不要換一個地方，或者竟先離去了公園，當作一個紳士，這樣的行止是必需的。

灌木叢中的花間，飛翔着幾隻蝴蝶，陳君哲教授很不費力地用網球拍揮落了好幾隻。他從草地上拾起每一隻粉翅翁張着的蝴蝶來，遞給李約翰太太，於是他們細聲地講着許多話。

李約翰教授很羨慕陳君哲教授底好興致，自己呢，雖則年紀相仿，却不免有些衰老之感了。那樣興奮而容易地拍取蝴蝶，好像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事情。

於是風吹送一陣他太太底笑聲過來。

李約翰教授想像得出，雖然他聽不清楚，他們倆在說些什麼話。這是她底聲音，是的，她曾經從他那裏得到許多蝴蝶的智識，她一定是在講一個蝴蝶的故事給他聽：

你看，這是一種叫做「莊周蝶」的東西。莊周是古時候一個最多疑的人，你知道，最多疑的人就是哲學家。莊周是不論在讀書的時候，或是做工的時候，不錯，莊周是很窮的，他每天要做工才能生活，他總喜歡他底妻子陪伴着在旁邊。可是他底妻子是一個活潑的女子，她常常要出去玩，她一生所需要的就是玩哪，可是莊周却疑心她了。他於是常常化做了蝴蝶，跟着他妻子的蹤跡偵察她，其實，他是偵察不出什麼來的哪，這儂蟲兒！

於是風吹送一陣陳君哲教授的笑聲過來。

接着是，各人肩上擱了一個網拍，悠閒地離開了那灌木叢，向着公園大門去了。

李約翰教授繞行過湖，沉思地走到他們所曾坐過的椅子上坐了。草地上橫陳着那些受創傷的被拋棄了的蝴蝶，白羽黑點紋的蝴蝶。李約翰教授用了深切的同情心，將牠們一一的檢起來，並且想給牠們定一個恰當的名字。

Timetas Carosia, Hieris protodice Kricogonia Iystra.

雄 鷄

興發婆婆耽心着她兄弟今天要來，所以沒睡到八點鐘就起身了。她先到麥場上去視雞。她預備把那隻雄鷄殺了，請她兄弟吃飯。走出到麥場上，那隻白毛烏骨雞和兩隻婆雞都好好地在那裏，只是不見那雄鷄。她四下裏瞭望了一週，何處有她們那雄鷄的蹤跡。她回到堂屋後軒去看鷄棚，棚裏空空地也發現不出她的雄鷄。她就呆立在雞棚邊叫起她底孤孀媳婦來：

『阿毛娘！阿毛娘！』

她媳婦兒正在廚房裏替她盛早飯。聽了她的叫喊，就忽急地蓋着鍋

蓋，一邊回話：

『噯！噯！什麼事？』

『啥事體！什麼事！……雞呢？雄雞呢？』

阿毛娘把右手三個指頭端着一碗頂了三根醃菜的炒飯，兩個指頭夾着一雙毛竹筷，左手牽着她的八歲兒子阿毛，從廚房裏走了出來。

廚房是靠東的側廂房，從廚房裏走到堂屋裏，必得先走過堂屋的後軒。當她走出來的時候，與發婆婆還在怒氣沖沖地對着雞棚呆看，好像堅決地想看出那雄雞失蹤的原故來似的。

『早上雞棚是你開的嗎？』她問她的媳婦。

『是我開的。』阿毛娘站住了。露出了疑慮和恐怖的臉色。『四隻雞都是好好的，沒有少。』

『沒有少，那麼雄雞到那裏去了？』

『雄雞？……』阿毛娘看着她婆婆的凶橫的眼色，不覺訥住了。她

灑脫了阿毛的小手；『阿毛，到場地上去看看，有雄雞沒有？不要又躲到柴堆裏去了。』

於是她管自己端着碗筷走出到堂屋裏，一路走一路喃喃地說：『這雄雞最怪了，偏不和別的雞在一起。常常獨個兒走開去，要人尋。前兩天不是也不見過嗎？到底在柴堆裏尋着了。』

興發婆婆本來想對她的媳婦發作一頓，給她這樣一說，也就沉默了去。她想起前兩天爲了尋這隻雄雞，曾費了她們婆媳婦和孫兒子個人好許多工夫，終於的的確確地尋到了。這一次，在阿毛沒有回來以前，似乎也不好就斷定那雄雞是失蹤了。她隨後就跟了她媳婦出來，坐在那白木板桌的上橫頭吃早飯。

阿毛娘靠着那扇半截門，向外眺望着那在李家坟籬笆外邊的柴堆旁邊亂翻亂趕的她底兒子阿毛。那白毛烏骨雞和兩隻婆婆好好的在門外場地上啄穀粒吃。

「阿毛！阿毛！有沒有？」她高聲地問。

阿毛並不就回答，手裏拿着一根枯樹枝跑來了。跑到了場地上，才氣喘着說：

「沒有鷄，不看見……」

「沒有鷄，那麼你在那裏趕些什麼？」

「我……我看見一條蛇鑽進柴堆裏去了……」阿毛跨進了門，滿頭是汗，拖着鼻涕，一邊說一邊牽着褲腰。枯樹枝橫倒在他腳邊。

當他母親給他抹了鼻涕，束着褲帶的時候，他底祖母就又嚷起來了。

「蛇！你再去玩蛇，總有一天給赤煉蛇咬了。叫你別這樣頑皮，偏不聽話。你尋了鷄沒有？……」

「尋的，到處都尋過了。連陰溝裏都尋過了。是沒有。也許，也許給蛇盤去了。……」阿毛額角上漲滿了青紅色的脈管說。他是很性急的孩子，有人說他什麼事沒做到家，他就得抵死地給自己辯解的。『我看見

的，那條蛇肚皮漲得很大，很大……」說着他用手比着他所看見的蛇肚皮的尺寸。

「別瞎說，蛇吞不下那麼大的鷄。」他母親說，接着又獨自似地：「明明我放出來的四隻鷄，那裏會少？我還看牠們一起在場地上的。難道在廚房裏的時候給什麼人……」

興發婆婆已經吃完了第一碗炒飯，她把空碗遞給阿毛娘，搶着說：「難道會飛上天去不成。總是給人偷去了。看見有什麼人走過沒有，阿毛？」

「沒有，沒有人走過……有的，不錯，祠堂裏的黃大叔進城去，走過的。可是他沒有偷，我看見的。」

「黃大叔會偷鷄嗎，他自己的堂裏鷄多得趕不開。我早就叫你們留心些，時世不好，隨便什麼東西都要偷。早上總要有個人在外邊看顧一眼。阿毛，你一早在那裏？」

「我一直在場地上，沒走開。只有公公進城的時候，叫我到後邊去掘筍。」阿毛說。

阿毛娘盛了第二碗炒飯出來，她問：

「你看見公公有沒有捉鷄去呢？」

興發婆婆一手接了碗，就鼻子裏冷笑道：

「哼，還要怪人家啊，不要自己偷捉了去討好漢子，這許多日子眉來眼去，難道還瞞得住人！現在是，時世不對，我也管不了你，要走走，只不要在這屋子裏出醜。今天一隻鷄，明天一隻豬，人家沒有這許多傢私幫你養老公。」

阿毛娘愕然地對興發婆婆看着，眼眶裏充滿了眼淚，半嚮才說得出：

「婆婆說什麼話！我要嫁人早就嫁了，爲什麼還會等到現在。你要我走，你就趕我好了，我會到城裏去住人家的，何苦一定要說這樣的話。」

阿毛爹是你自己的兒子，你還要給你死了的兒子倒霉嗎？」說着她哭起來

了。

『死了的兒子！』興發婆婆氣往上升了。她最恨人家說她的兒子死了，這無異是暗示她沒有得兒子的福氣：『你倒還要這樣說！沒有你這喪門吊客的掃帚星，我的兒子會躑躅子嗎？你總算……哼！好口才，我看你嫁一個死一儂，一世的蔭衣命！』

阿毛娘伏在條椅上大哭起來，阿毛嚇得站在桌子角邊，一聲不響地呆看着他媽媽，又看看他祖母。祖母的一張癩嘴，每當罵人的時候，一張一合的形狀，總使他覺得很可怕似的不敢多看。

阿毛娘只是哭泣，沒說話。興發婆婆覺得火氣發不下去，怪不舒服的。無論如何，一隻雄雞是失掉了，停會兒兄弟來了，沒有好菜請他吃，想到這一層，她格外煩惱起來。她覺得如果不查出這雄雞是誰偷的，實在有些不甘心。一回頭，她看見阿毛娘正哭得起勁，抹着鼻涕，吐着涎沫。

『哭？算你會哭。哭了就抵賴得過嗎？大天白亮，又沒有人來過，難

道鷄會得自己逃了嗎？」她一拐一拐地走向大門邊去，這樣罵着。

於是阿毛娘哭得更高聲了。她賭着種種誓，并且還近似詬罵似地埋怨她婆婆冤枉她。最後索性號咷大哭着奔進臥房裏去了。

興發婆婆也並不一口咬得住鷄是她媳婦偷的，因為她連得她媳婦究竟與那種菜園的阿順有沒有關係還不能證實。不過平常看在眼裏，好像那阿順和阿毛娘的情狀很有點膩，雖然她曉得阿毛娘一向是很規矩的，也不免有點猜疑起來。而今天，因為一隻鷄的失蹤，便破口叫罵了出來。

這樣的局面對於那雄鷄的事情有什麼好處呢？她儘管罵媳婦，媳婦儘管哭，儘管說是冤枉的；雄鷄是不會因此而出現的。

與發婆婆底最大目的是要雄鷄原璧歸趙，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那偷雄鷄的人。

『阿毛，看好屋子，別走開去。』她吩咐了她底孫兒，一拐一拐地走出到場地上。徒然地向四下裏望了一回，還只是三隻鷄，在爭搶一條蚯蚓

似的東西。她沉吟了一會，獨自個喃喃地說：

『我曉得的，總不過幾個人。村莊上從來沒有過路的偷雞賊。難道我呆到這樣子，會料不透嗎？我倒不相信，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興發婆婆嚙着繞過了屋後的竹園，走過一條小河上的獨木橋，轉過三五個大柴堆，城裏張董事的佃戶周得福家的兩條草狗便搖頭擺尾地過來迎接了。隨即周得福底女兒在屋簷下看見了她：

『婆婆那裏去？』

『不到那裏去，我尋尋雞看。』

這時，周得福底妻子從屋後轉出來，挾着一大捆霉爛了的稻柴，預備攤在場地上曬乾。

『不見了雞嗎？怪不得剛才聽見你們屋裏鬧烘烘的。』周得福底妻子插嘴說。

興發婆婆底皺縮的嘴唇角微微地牽動了一下，她底話匣子又打開來

了：

「你們聽見的嗎？都是阿毛娘不好，不管管牢，一隻雄鷄給人家偷了。今天剛剛我兄弟要來，他自從舊年八月裏到上海去做生意之後，一直沒有回來過。前兩天託城裏的王裁縫帶信來，說今天要搖會，要回鄉下來……」

「噢，是的，這腳會我們得福也有份的。要下午才搖呢，在吊橋邊的那座茶館裏……」周得福底妻子插嘴說，這時她已經走近到興發婆婆身邊，她把腋下的一大捆稻柴放在地上，鬼鬼祟祟地把嘴湊近了興發婆婆底耳朵接着說：「這腳會不小呢，一年兩回，五十年，上一回是生林搖着的，可是聽說今天生林交不出會洋，不知怎麼樣呢。」說着她還對着遠遠地隔開了半里多田埂的一座茅舍看了一眼，好像怕生林正站在那裏偷聽似的。

興發婆婆也順着她底眼光看着那小屋，心裏分外地氣惱了：「什麼！

生林也有份？他搖着了會倒交不出，他倒聰明。哼，不要臉的，真是一對！」

「怎麼？你說什麼，一對？」周得福底妻子懷疑地問。「你說生林底妻子嗎？」

「要不是她，誰偷了我們的雄鷄呢？今天一早。我爲了兄弟要來，想殺一只鷄請請他。出來一看，偏偏雄鷄不見了。我怪阿毛娘不好，罵了她幾句，她倒造起反來了。拍台拍凳的哭咒，驚動了鄰舍人家。真是……大嫂，我們阿毛娘近來愈弄愈不對了，她索性敢不把我放在眼裏，好像沒有我這姑婆似的……你們看，再過幾天，她要替我們出醜了。一家人家……」

興發婆婆一說到她媳婦，就覺得生氣。滔滔不絕地把話支節開去，說她媳婦的背話了。可是周得福底妻子却不要聽這些話，她要曉得她說生林底妻子怎樣。

「唔，那麼……難道……生林底妻子……」她問。

「自然，一定是的，我不會冤枉她。」興發婆婆這才搭到本題上來。

「我們阿毛說看見她早上在我們場地上走過。大清早的，她到我們場地上來做什麼？」

「那麼，那麼……」忠厚的周得福底妻子遲疑地問，「阿毛說看見她偷雞的嗎？」

「看見她還敢偷嗎？」

「那麼，那麼……」

「我去看看，我總找得着把柄的。我不會冤枉她。我早就看出蹊蹺來了。這麼一份人家，舊年到今年，欠了這許多債，雖說有點零碎生活做，可是……我總不相信沒有花樣。」

興發婆婆很有把握似地，一邊說一邊就移動了脚步望生林家走去。她好像自己底孫子確實會告訴她：生林底妻子早上會走過她們底場地的。她

幻想得出她底神情：雄鷄正在從場地上走向竹林子云，一路啄着小虫蟻。生林底妻子從獨木橋上走過來，一看見那美麗的肥壯的雄鷄，她就生心了。她一定先在場地上走一遭，看看有沒有人。可巧阿毛在屋後取筍，阿毛底公公或許正在整理菜担，她就趁機會一手把鷄攘了去。

這樣設想着，興發婆婆不覺加緊了她底一拐一拐的脚步。她恨不得立刻就看見生林妻子，沒說話就打她一下嘴巴。這時候，看着她怒火衝天地往前去的是周得福底妻子，這忠厚的鄉下婦人替她担着心事，恐怕她冤枉了人家會闖出什麼禍事來。

當興發婆婆從田陌間走到生林家門前的場地上，生林底妻子正在堂屋裏，做活計，一眼看見興發婆婆，就走出到階石上。

「婆婆好久不來了。」她手裏拿着針線說。

「唔，好久不來了，」興發婆婆冷冷地說，一腳踏進了堂屋，眼睛東張西望地尋找她底雄鷄。

詫異着的生林底妻子問道：「婆婆，你尋什麼東西？」

「哦，不尋什麼，不尋什麼……」說着她只管自己直穿進屋後去，向竹籬笆圍成的院子裏尋瞧着。

生林底妻子焦灼地跟了進來，她又問：「你找什麼，婆婆？」

興發婆婆狂氣似地回轉頭來，注視着她，好像想以嚴厲的眼光懾服她似地問：「你看見我們的雄鷄沒有？」

年青的生林底妻子立刻就覺得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她把手裏的針線望一隻矮凳上一扔，沉下了臉色嚷起來：

「什麼話，你不見了雄鷄，到這裏來看什麼？難道我們會偷你們的不成！真笑話，婆婆，你愈老愈不成樣子了……」

「哼，年紀雖則老，倒是一世不做虧心事。」

「你尋，你尋！這裏有沒有你的鷄？你尋得出你的鷄來，我沒有話說，要是尋不出的話，哼！老賤人，沒有這樣容易！」生林底妻子暴跳

着。

「賊骨頭不一定在家裏窩藏，倒說得硬氣。」興發婆婆雖有點子窘，但她嘴裏還不肯服輸。

聽了這樣的話，生林底妻子一躍上前，把興發婆婆一把抓着胸膛，直掙出到屋外場地上，一路扯一路哭嚷着：「好，我同你評評道理看，無憑無據性人家做賊，誰希罕了你們的雄鷄。天下那有這種道理，冤枉人也要有個因頭……啊，總是生林不好，窮得給人家看不起……」

興發婆婆被她底有勁的手抓住着，掙扎不了，祇得牽牽連連地跟着走。心裏有點懼憚，嘴裏還嚙嚙地說：

「不用潑。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我不過來問一聲的，你不看見我們的鷄也好說，用不着這樣詐人……」

生林妻子底粗大的哭罵聲早驚動了附近的鄉鄰，男男女女地都擠到場地上來，那周得福底妻子也趕了來勸解。

但與發婆婆和生林妻子已扭成一團。生林妻子是年輕力壯的血性婦人，受了一口冤枉，已經氣極了。她實在想把與發婆婆打倒在地上，可是因為周得福底妻子勸她放手，一個是年紀大了，一失手會闖出大禍來，她才勉強地鬆手了。

大家簇擁着與發婆婆回家去。嘴裏你一句我一句地勸她，但是實在每句話差不多都是在說她不應該沒憑沒據地說人家偷雞的。與發婆婆聽着這些不痛不癢的話，也不好意思再罵人，只是一邊走一邊遠遠地回過頭去：「總有一天的，我看你有好下場！你再撒潑！」

生林底妻子也還在場地上罵，等到她們倆彼此聽不到了聲音。

鄰舍們漸漸地在半路上一個個地散了。只賸與發婆婆獨自個沿着小河浜走。她並不從原路回去，因為她想到祠堂裏黃大叔家裏去坐坐，告訴告訴他們，出出氣。

剛走到那株槐樹底下，後面她底孫兒阿毛追上了。這孩子儘嚷着：

「婆婆，婆婆！不好了，快回去，不好了！」

「什麼事？什麼事？」她站住了問。

「媽媽……媽媽……掛在牀上……」阿毛氣急敗壞地說。

「什麼！上吊！賤死屍，她還要害我。」興發婆婆嘴裏雖然還要罵，但臉色却冷了灰白，露出十分窘急的神氣，立刻一拐一拐地轉向家裏去。一邊吩咐她孫子。

「阿毛，你快去叫祠堂裏黃大叔來。」

於是阿毛趕向距離不到一百碼的祠堂裏去。

興發婆婆才踏進門，黃大叔也趕到了。

「黃大叔，快點，阿毛娘上吊了，你進去看看，好不好救？」興發婆婆失神似地說。

黃大叔也不答話，一脚就踏進西屋裏去。興發婆婆不敢跟進去，她祇挨在門邊。從門縫裏窺進去，她看見她媳婦高高地吊在床架上。她心裏忽

然感覺到害怕，冤死的鬼魂是要討償命的，她到這時才懊悔不該把媳婦罵得那樣地凶。

她覺得手脚都在顫抖。

她看黃大叔把阿毛抱下來，橫在地上，解鬆了頸項裏的繩子。她看見黃大叔解開了她底鈕扣，撫摸着她底胸口。她看見黃大叔一聲不響地對着阿毛的屍體呆看着。

她也一聲不敢響。

直到黃大叔站起來，叫阿毛舀開水進去的時候，她才透了一口氣退到堂中長凳上坐了。漸漸地她聽得阿毛悠悠地嘆氣的聲音。她於是又嚕嚕起來：

『我曉得是詐死，動不動上吊，哼，真的死了倒也罷了。嚇神搗鬼，這樣子還要雇一個人管她呢！……』

黃大叔走出來，扮了一個臉色，搖着手，她才勉強沉靜下去。從門角

裏取出她丈夫的旱煙管來遞給了黃大叔，她就將雄鷄不見了的故事重頭告訴了他。

正在這時候，阿毛在門外喊：『公公回來了。』

她丈夫一進門，一邊招呼黃大叔，一邊就從空菜担裏取出賣了的蔬菜錢。

『今天真是恭喜，幾乎出了人命。』黃大叔說。

『什麼，人命？』

於是興發婆婆說：『都爲了一隻雄鷄，那賤人……』

『一隻雄鷄？』她丈夫驚愕地打斷了她底話。

『是的，一隻雄鷄不見了……』

『噢，大驚小怪。雄鷄是我早上帶進城去的。上月四太太說起過叫我覓一隻雄鷄，今天因爲要去，所以就帶了去……送掉了。四太太很高興。還叫你帶了阿毛進城去玩。城裏新開了影戲館，叫你們去看戲……』

興發婆婆起先是顯得氣惱，但隨即轉了臉色，一邊數着興發放在桌子上的銅元，一邊說：『那麼昨天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呢，這裏還有五升豆也好一同送去。況且一隻雞那裏送得出去，索性再捉一隻婆婆去配配對。……她們四太太真是好人，舊年年底我同阿毛去，吃了他們許多東西，還帶了兩塊洋錢回來。你看見她沒有，替我望望她沒有？……阿毛，走過來，鼻涕揩掉，到城裏去也不像個樣子……』

阿秀

一 她與婢女的對話

人——她——本篇的主人公，朱秀娟，十九歲，地產商薛建華底第七房姨太太，是一年前被從本鄉平湖以八百五十元的代價買來的。

婢女——阿菊，她底房侍。

時——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許，大雨，秋寒襲人。她與丈夫，不，老爺，爭吵之後。

地——她底臥房中。

婢女 姨太太，快不要哭了，老爺是和你開個玩笑的。

她 (抽噎着) 什麼玩笑！他簡直不把我當做人看待。

婢女 不會的，老爺平常這樣地愛惜你，要什麼就什麼，那會得不把你當人看待啊？

她 哼！這種老烏龜的假把戲！只算騙了我三個月，我早就看穿了。要是他真的愛惜我的話，也不會得再討第八房了。

婢女 怎麼說！真的嗎？這新聞從那裏聽來的，怎麼我不知道？

她 (微笑了) 你，等你知道，人家早已把新人請進來了。

婢女 (愧惡着) 你怎麼知道的呢？

她 我不是笨人，他近來常常和我吵嘴，憎厭我，這樣不好，那樣也不

好，今天又索性動手打我了，他都爲了什麼？他只當我不知曉，其實，哼，你再討一個就討一個好了，我那裏敢多說一句話，也犯不着用這種手段來唬嚇我。

婢女 算了吧，姨太太，不用生氣了，夫妻相罵是常事，停會兒又合得上。

她 夫妻！什麼夫妻，他心裏難道把我們當做夫妻看的嗎？當做夫妻看了倒不會得敢這樣打我罵我了。

婢女 哎，不是這樣說的。我想老爺是脾氣不大好就是了，倒並不是有心要虧待你呢。他這種脾氣發作起來，真是有點叫人家吃不住的。就是我在旁邊看了也有點害怕。不過……不過……說起不怕姨太太見笑，老爺不發脾氣的時候倒又是怪叫女人歡喜的……就是……就是……就是……

她 (慍笑着) 哼！你這不懂事的小丫頭，真不懂得男人們的心。就是……

了他底臉面，而且在看戲的時候……哎，這種說牠做甚麼，怪來怪去，我只怪爹娘生我的不好。生在窮人家，就是一等的漂亮，標緻，也終歸只好做人家的小，給人家糟塌。不曉得的人，只當我有吃有穿，在這裏享福，可是我自己呢，真是自己也說不出，這種是……什麼？我說是快活的苦惱！

婢女（笑起來）這個倒新鮮的。快活的苦惱，沒有人會聽得懂這句話呢。本來這樣，世界上不做小的人再也不會懂得我這樣的苦惱的。

婢女 好了，姨太太，不用這樣子的抱怨了。等老爺脾氣發過了之後，騙騙他，勸勸他，叫他下回不再這樣的使性子就得了。人家說「家和萬事興，」你當真了，害老爺也就此不高興了，弄得一家不和睦，也不是好樣呢。

她 他這樣子的自己不要和睦，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難道我應該受他這樣子的看待的嗎？我雖則名分上是小，家裏雖則窮，可是爹娘也

是好出身，難道肯一生一世的讓他這樣瞧不起去的嗎？枉算他也是什麼大學堂的頭班畢業生！讀了洋書連到人也有一點像外國強盜了。

婢女 姨太太，我看……（外面有人叫阿菊聲）來了！

婢女被叫出去了。這樣的對話便中斷了。

二 她的獨白

阿菊走出去了之後，室中已是昏暗了。電燈的扭還是賦閒着，沒有經牠底女主人的手來轉動。她沉思了許久，發着以下的低聲——幾乎祇可以看見她脣吻的翕動，而不能聽到她的聲音，即使你站在她面前——的獨白：

「哎，我是生就了什麼運命呢？身子給人家隨便的糟塌，只換到一點

首飾，衣裳。像養豬鬃似的給他養着。媽啊，八百五十塊錢可用完了沒有啊？不，那裏有八百五十塊錢到手呢，那個做中人的老婆子呀，你是造孽了。你將來不會有好結局的，這種事體可以做得的嗎？

「我現在這樣的算是已經出嫁了嗎？我有了一個丈夫嗎？哎，人家是丈夫，可是我要叫做老爺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娟姊姊，秀貞姊姊，她們出嫁的那一天是多少熱鬧呀……哦，熱鬧倒還是我到此地來的時候更熱鬧些……不過，哎，我進來的時候是怎麼樣的呀？她們的結婚才是真的結婚啊！我沒有拜過堂，我沒有坐着花轎，我從沒有在見禮的時候受過一個長輩禮，我難道好算是已經結婚了嗎？誰看見過這樣子的結婚呢？……

「待得我好一些倒也罷了……媽呀，我不是一定想做什麼太太的，我曉得沒有生這種福氣啊。人家只要待得我好一些就夠了，總要把我當做人看待才是啊。像現在這個樣子，我的說話，說出來就好像生成是不算數的，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都可以不理睬的。說說倒又算是寵愛我的，我真

不懂 我真不懂，娟姊姊呀，你們先生可是也這樣子看待你的嗎？可是這樣子算是一個丈夫寵愛他底妻子的嗎？哦，丈夫——老爺呢。爹，媽，你們不覺得說出來害燥嗎，一個女兒嫁給了一個老爺？

「我曉得的，說來說去，我還得怨什麼人呢。總因為家裏窮了才弄得來交這條命運。……窮嗎？哦，娟姊姊家裏難道不是和我們一樣嗎，她爲什麼不去做人家的小呢，爲什麼他們爸爸不也賣絕了她呢？他現在不是還將就得過去麼。她自己在牙粉廠裏做工，她的丈夫在南貨舖子裏做夥計，他們兩口子不是很說得上來麼？爲什麼要做小，爲什麼一定要吃得好穿得好呢，哎，我是早已看穿了，祇要將就得過去，終究是規規矩矩地嫁一個正式的丈夫好，一個人爲什麼要這樣下賤呢。」

「爹呀！我真不懂你既然這樣的窮，爲什麼還要這樣的賭得兇！弄到沒法子，把自家的女兒都賣掉？你那天不是看見我的走眼淚都滴下來嗎？你不是懊悔都來不及了嗎？……或許你現在是很開心呢，你心裏一定想

自己有了幾百塊錢了，女兒去享福去了，可不是嗎？

「哎，天啊！我恨不得即刻就死了，倒清爽！我是像給人家關在籠兒裏一樣，我有什麼法子可以救救這條苦命呢？當初……當初，啊，我真可憐呀，我爲什麼不就給了那個住在對河河房裏的姓趙的學生呢？爹，這又是要問你的，你爲什麼不許我嫁給那個人呢？你說他家裏窮，其實比我們自己總好些呀。他現在聽說也在上海，聽說他和一個姓莫的女子結婚了，這是誰告訴我的呀？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呢？哦，不錯，他們是去年才結婚的，這是那個賣白蘭花的同鄉桂貞告訴我的。聽說他現在什麼洋行裏做事，倒也很賺得動呢。……他底家眷不知道出來沒有？他們可是同住在上海嗎？……他住在什麼地方呢？可惜那個桂貞沒有告訴我，我得明白些。

「我……倘使他底妻子現在死掉了，不知他還要不要我？我可以這樣做嗎？……如果我現在去投奔他，如果他底妻子沒有出來，他會得收留我嗎？他還會得像從前有一個大熱天的傍晚，在後門口相會的時候那樣

們要叫我頂一個逃的名目。我出去了之後，隨便怎樣，比在這裏總歸好一些。……我爲什麼要再在這裏呢！啊！這雨還是不住，我應該把燈開亮了，這裏真昏黑得可怕呢……」

三 母親的話

這是她從薛建華底家裏捲逃回來之後的第二天，晚上，父親是在外面賭錢未歸，母親對她說着這樣的話：

『阿秀啊，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她沒有回答。

『事體既然做了，那也沒法的了，不過我這裏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看明天就會有人要來尋你，這是要吃官司的啊！……況且……況且你爹，你曉得，他會得看相你手頭的那些東西去送到賭場裏去的啊……』

『阿秀，你這個名聲是不好聽的啊，人家說起來總……就是再嫁

一個，我看也只好隨便一點的了……就做個填房也好……」

她鼻子裏哼着，表示這句話是聽不進的。

「事情是很難的了，阿秀，你這樣的在大戶人家住過的人，吃得好，穿的好，現在要想做人家的花燭，這是做不到的。你有得做了花燭，就不能攀到這種樣子的大人家去。你要百事稱心是不能的啊……阿秀，我說你真是何苦，住在薛家難道還算不得福氣嗎？」

「現在你說想再嫁一個正式的丈夫，可是你要找一家照樣的人家，找不到嗎？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爲的是什麼？有福享樂得享幾年福……我總說你這事情是做錯了。阿秀……阿秀，你怎麼這樣的不則聲呢？我是此刻給你定不下什麼主意，不過你如果不馬上嫁一個人，立刻就遠走高飛，我看再過兩三天怕就要給人家抓去呢……你說人家不會尋到這裏來嗎？這裏的人不會去通風報信掙賞格嗎？你帶了這許多東西出來，人家會得肯就此干休嗎？」

『我想過了，上個月根生來——根生，你記得嗎，那個張根生，前街南貨店裏做夥計的——他說起他底兄弟炳生，現在上海做汽車夫，一個月倒也有三十來塊洋鈔好掙，正在要想配一頭親事。我想你到很配的，這份親如果攀成功了，兩個兒在上海住，也不愁了。阿秀，你想想罷，如果肯的話，我明天就託間壁翠姊姊去說說看。如果他們肯了，我看你立刻可以到上海去，趕緊的結了婚，倒可以安心住下來，他們倒不見得會捉着你了。不然，住在這裏，我看是凶多吉少的。萬一你還害怕的話，索性跟着炳生另外搬到一個鄉下去，好好的做一份人家……』

『阿秀，你到底怎樣想呢？主意應該打定了。事體若是不從速做去，我看你還是想法子離開這裏罷，我很替你耽心着呢……』
阿秀沉默着。

四 第二嫁——二鄰女之話

甲女 剛才你進來的時候，看見隔壁阿秀的娘拎了個包裹出去，不知到那裏去，身上穿着新衣裳。

乙女 你沒知道嗎？阿秀回來了……

甲女 阿秀回來了，我沒知道，難道來接她娘一同到上海去嗎？

乙女 上海倒正是上海去，可不是阿秀來接去的。……你沒有知道阿秀從那份人家逃出來了嗎？

甲女 逃出來！阿秀從那份人家逃出來！爲什麼？

乙女 誰個知道她爲什麼，好好的不想過活了，想起個新花樣呢。

甲女 恐怕那份人家一定悔氣了，逃了出來那得不帶一點東西走呢。

乙女 （輕輕着）着實有點東西呢，昨天晚上翠姊姊來說起，她親眼看見金器也有好幾十樣呢。

甲女 翠姊姊怎麼會看見呢？

乙女 她還替阿秀做媒呢。

甲女 替阿秀做媒，馬上又要嫁人了嗎？

乙女 原是爲了要嫁人，所以捲逃出來的呀。

甲女 我不懂……那麼……她在那份人家不舒服嗎？還是……或
許那個老頭兒太老了……我說阿秀也着實呆呢，人家做小的有得
吃，有得穿，如果嫌憎老烏龜太老醜，儘可以在外面姘上兩三個小
白臉，橫豎他們大戶人家有三妻四妾，不見得會夜夜輪着她。：
……像阿秀那樣逃出來，不是太呆嗎……

乙女 聽說阿秀是爲了在那邊太給人家看不起了，那個男的要打要罵，她
受不下，所以包包卷卷的溜出來了。

甲女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住在裏面終究是吃不完用不完，現在她任憑捲
出多少東西來，終有完結的時候，況且又落得個壞名聲……

乙女 她底算計着實不錯呢。她要好好的再嫁一個規規矩矩的人。她要安
安逸逸的做一份人家。她不肯再做人家的小了。

甲女 話是不錯，本來做小也不是正派。不過像她這樣既然做了人家的小，我想也將就些好了。何苦再要大翻身，弄得將來反而連做小的安逸都不到手呢。況且，現在人家給她捲掉了許多東西，人家也不見得會答應，那時萬一尋到了之後，吃起官司來也不是開心的事呀！再說她就是耍嫁人的話，正經的人，誰個敢討她這樣的逃走出來的人呢。

乙女 你曉得翠姊姊替她做了怎麼樣一頭媒？

甲女 誰？我不知道。

乙女 那個南貨店根生的兄弟，炳生。

甲女 炳生，根生的兄弟，那一個炳生？……：……：哦，是那個在上海做汽車

夫的不是？

乙女 不是他還有那個炳生！今天他們都到上海去了。聽說馬上要拜堂的呢。

甲女

我說阿秀不會嫁什麼正經的人！果然不錯，可不是？祇有炳生這種人貪圖她手頭有點花頭，銅鈔想偏了心，也不管這種事情危險不險，就會得成事得這樣快。不過我真不懂阿秀既然逃了出來存心想好好的嫁一個人，爲什麼又這樣要緊起來，不仔細揀一揀看呢。

乙女

你不知道這是她娘的主意。她娘害怕人家會得在日內到這裏來查問阿秀的下落，所以要阿秀早些走開。可是一下子又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可以投奔，又怕投奔了人家反而闖出禍來，況且阿秀底爹爹，你曉得，是個賭鬼，她娘怕他又逼着用阿秀手頭的那些東西，所以急忙替阿秀揀一個丈夫，索性就結了親讓他們兩口子遠走高飛的去做人家，等再過一年半載，人家把事情冷淡了下來，再與家裏來往。所以挽出翠姊姊來做媒人，不知怎麼一來想到了炳生，又不知怎麼一說就成功了……

甲女

你說炳生這個人怎麼樣？

乙女

我不曉得，從前不是有人替你出八字給他的麼，你應該一定曉得的……聽說也有四五十塊錢一個月的進賬呢……

甲女

四五十塊錢在上海那裏會有得多！吃完著完，還是落得一場空。況且我還聽說炳生在上海嫖也來，賭也來，阿秀手頭的東西，剛好端正他花三個月。我看阿秀還是要吃苦的，真是罪過！……其實她也是自作自受，好好的人家偏不肯安心的住着，隨便他們現在怎樣的打，怎樣的罵，將來如果生了一男半女，不是就有話分了嗎？現在這樣的逃走出來嫁一個汽車夫，安逸在那裏呢？……

乙女

原是這樣說。我說這事情都是她爹爹不好。早知現在要逃出來的，當初索性就許她嫁給河趙家的兒子，現在倒真的也好過過安逸的日子了。那個時候人家多少的要討她，徧徧爹爹早晚的罵，罵得翠姊姊狗血噴頭，此刻却歸根結蒂嫁個汽車夫，我想阿秀心裏也一定怨煞的。

甲女 正是呀，現在趙家的那個兒子倒娶了親在上海洋行裏做事，聽說很好過日子了。……那麼難道剛才我看見阿秀的娘拎了個包裹是到輪船埠頭去的麼？

乙女 是的，他們今天要趕到上海去找炳生，頂好馬上就成親呢。

甲女 那麼阿秀呢，怎麼不看見？

乙女 想來一定是先走了……

五 她的獨白

阿秀和炳生結婚的兩年之後，某夜，她獨居在湫窄的房中，十支光的電燈昏暗地照着，她做着這樣的怨艾着生命的乖蹇的獨白：

『……現在祇剩了這一個戒指了，看來也是免不掉要給他斷送了。好不懊悔啊，嫁了這樣的丈夫，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當初是想免得做小，給人家要打就打，要罵就罵，若得正式的嫁個丈夫，博一個終生的

依靠，雖然不望發迹，也着實想安安逸逸的過了這一世，所以不怕給人家捉去釘簿收監，冒着風雨之夜的寒冷，想法兒偷運出了許多的東西，如果省吃儉用，好好的做起人家來，丈夫又多少會得掙一些錢，我也想隨便怎樣吃不完用不完了。那天夜裏，爹爹又死命的要娘問我討這點東西，他眼紅得頂好我就此躲在家裏，不用出來。好讓我把這些東西都給他騙了去送在賭場裏，禁不住我執拗的不肯，娘又幫着我，總算給了他四十塊錢，才沒有話。那裏知道從爹爹手裏留了下來，却原舊從丈夫手裏送了出去呢……

「怪也得怪娘的不好，她那天整日整夜的催我嫁一個人就走，急切之間，千不想，萬不想，却想到這樣一個沒出息的汽車夫。她不知聽了誰的花言巧語，說他人又怎樣規矩，又怎樣會掙錢，走出來又怎樣的有看相，那知道全是謊話！……其實謊話倒也算不得謊話，當初看來，他何嘗不是個規矩人，每個月掙四十塊錢，外加零碎的酒錢，拚拚湊湊也一共有五

老烏龜看見了我，也不用他來捉我，罰我，請我吃官司，我也儘夠慚愧死了。我還有什麼臉去見人哪……：

「就是再想寬一步，銅錢銀子，用完了總還可以掙回來，祇要家宅平安，兩口子舒舒服服，大家勤儉些倒也好了，徧徧他還要想癩蝦蟆吃天鵝肉，去吊什麼人家的賤東西的膀子。也不知道是那一家祖宗缺了德，出了這種不要臉的婊子姨太太！要想妍小白臉，上海灘上多得緊，戲子也好，白相人也好，却徧徧要沒廉恥的來看想到他這個沒良心的東西，從此以後，他是肉麻當有趣的，白天也三姨太，夜裏也三姨太，嘴裏念出念進的三姨太，好像我是個鄉下大姑娘，一點也看不入眼了……：我真不懂他這個不要臉的東西的心是怎樣生的？……：如果我在辭家的時候的那種樣子給他看見了，不知道還會得這樣的懷念着那個姨太太嗎？我現在自道是改邪歸正了，那曉得他這個東西一點也不懂得，還要整天的拍檯拍桌，尋是非。看他的意思，好像不把我放在心上，這樣的人還做得下去嗎？我又

不是前世少欠他的，定準要今世來受他的磨折，咄！他真是睡在鼓裏呢！昏蛋！

『這個戒指把我花光了，看他再拿什麼來養活我，看他再怎樣的待我……哼！我真呆了，難道真是要等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括乾了再說話嗎？這是欠他什麼債呀？……哼！走他的媽！橫豎今生今世也不想造什麼貞節牌坊了，這種男人人家都是犯賤的，真不配拿忠心赤胆來待他們。我要走了，他不相信我會走嗎？……他難道沒有曉得我從前的手段嗎？……手段？……不錯，從前走還有東西可以帶了走，現在呢？他有什麼東西？這個難道還算得是手段嗎？……不過走是總要走的，哼，你看我從此以後去做什麼去，你們這些下賤的男人都是只配這種人來對待的……』

六 新的照會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法工部局風化處來了一個女客，是由

一個巡捕領導着進來的。她和風化處的辦事員作以下的問答：

問：來做什麼的？

答：要簽一張照會。

問：什麼照會？

答：小照會。

問：叫什麼名字？

答：阿……：阿娟。

問：姓什麼？

答：姓——李。

問：有親長同來沒有？

答：沒有。

問：你家裏沒有人了麼？

答：祇有我一個了，是光身的。

問：爲什麼要做生意？

答：沒有法子養活了。

問：從前做什麼的？

答：香烟廠裏做工。

問：現在爲什麼不做了？

答：那月廠已經關門了。

問：爲什麼不去另外尋一家呢？

答：一時尋不着，……而且工錢太小，也不夠開銷。

問：照片帶來沒有？

答：帶來了。

這樣的問答了之後，辦事員取出了一張新的秘密賣淫照會，交由偵探長簽字之後，便頒發了下來。

七 報復

又是一年了。

這一日的晚上，法租界某一大宅底門外停了一輛汽車。車夫獨坐在車中打盹，車主人是已經走進屋內去了。

車主人在屋內，也在打盹。不過所異於他底車夫者，他並非在狹狹的汽車中，而在被認為全屋中最華麗而講究的房間內。車夫打盹是等候着他底主人，而主人底打盹是等候着他底好色的目的物。

他底打盹並不很長久。起先是給一個慣會說些風情話的揚州老媽子來泡茶而驚醒了，隨後，正要再朦朧睡去的時候，他所託東家物色的佳麗來了。門帘一啓，一個倩妙的女身閃了進來，用着嫵嫵然的步武，走向着他所斜躺着的床邊來。

他，一個好色的老胖子，帶着一種老練的獵豔家的神情，條的站了起

來。

「呸！你——」

「哎呀！你……」

她反轉身想退出去了，但時間不能允許她，他已經閃身過去把房門堵住了。

「你這賤人，在這裏！哼！」

她戰慄着，眼淚已經充滿着在眼眶裏了。

「你這賤人！哼！還有什麼話嗎？你倒還敢在上海！」

「哈！哈！哈！」忽然一個思想從她頭腦中閃過，「不錯，我還在上海。你居然還會來尋着我……而且到這裏來尋着我！好呀，老——」

他喘息着，呼吸咻咻然，把房門開了一半，探頭出去。門外剛才有人走過：「喂，娘姨，到外面去把我底車夫叫來。」

他把房門又關上了。他默然坐下來。她也默然坐了下來。

停了一會兒，有人在外面叩門。

「進來。」

半開了的門裏，先探進一個頭來。

「炳生，去叫巡捕……」

「呀！」條地那個汽車夫直衝了進來。

「啲呀！」她驚叫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完全失措了。

「你這賤坯！做得好生意！」這是車夫的話，完全不過問他底主人了。

那主人，驚異着，全不懂這是什麼一會事。

她又忽然大笑起來了。她笑得很凶。她完全近於狂笑了。她看着那好色的薛建華，又回頭看着那汽車夫炳生：

「他是你底車夫嗎？哈哈！天啊，真有這樣巧的事體！炳生，你看，今天你開着車送你底主人來嫖自己底老婆了，這個不是報應嗎？從前你不

是曾經把人家的老婆開到旅館裏去睡覺的嗎？好呀，今天你自己看見了報應了。……老烏龜，你叫炳生去叫巡捕來做什麼？你要嫖我，不是嗎？你不是叫此地的娘姨來叫我的嗎？現在你却帶了我底丈夫來，噲，你不知道嗎，他是炳生，他是我底丈夫，我們是正式結過婚的，你不知道嗎？你叫巡捕來做什麼？你想我們三個人裏面，誰應該請誰到巡捕房裏去？……炳生，你底東家叫你去叫巡捕呀，……你爲什麼不去叫巡捕來把我捉去吃官司？……」

『少說些！你捲逃，我自然可以叫巡捕來捉你。你不要走！……還怕你走到那裏去！』

他么喝着，一手猛力的把門開了，想走出去。那汽車夫站在門口，伸起兩手來阻擋了他，眼睛突出着，盛怒着了。

『先生，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叫巡捕，她是我家裏的逃妾！』

『慢！』

『滾你的蛋！要你管什麼，到此地來的總不是好人，你是她的什麼人，要你幫她，』

『看你東家面上，要走就放你走。你的生意我也抵準不做了。你叫我進來做什麼？你坍我的台！哼，還要叫巡捕，我不請你吃嘴巴就是特別客氣了！……』

『好！很好！』呆了一會，他走出去了。

『自然很好！』炳生的話。

『哈——哈——哈——哈——哈——』她底狂笑轟響着在滿房的華麗的傢具中間。

特呂姑娘

永新百貨商店香粧品部的女店員秦貞娥是常常有着好興致的。她永遠記得，當他第一天進公司來服務的時候，那部長對她的和藹的訓話：『公司與店員的關係是一種企圖雙方繁榮的合作，一個店員應該常常想到公司營業，盡了自己的能力使牠得到儘量的發展；公司方面，也當然會得依照了營業發展的速度和店員服務的效力，給予店員以地位上和物質上的升擢。爲了求得這樣的合作的良好效果，所以一個店員對於主顧必須和氣，誠實，而且顯出商業上的殷勤態度來……』

部長的話，遂成爲秦貞娥小姐的標語。我們與公司是合作的，我們必

須和氣，誠實，而且殷勤，使公司的營業發展，也就是使自己的職位和薪水增高。從第一天走進香粧品的櫃台起，她就謹守着她底標語在永新百貨店服務，這就是每一個主顧所看見的她的好興致的來歷。

秦貞娥小姐之得以進永新百貨店服務，雖則曾經過一度形式上的考試，但實在是由於她底鄰居趙良士先生的介紹。這趙良士先生，就是她現在的同部裏的同事，是已經在本公司服務了三年以上的職員。當秦貞娥小姐被營業部長指派在香粧品部服務的時候，趙良士先生曾經顯露着喜悅的，但是稍微有點驚訝的眼色：『怎麼，你也派到這裏來嗎？很好很好，我們……』底下他就含糊其辭了。

秦貞娥有着父母。她底父親曾經開過一個中等旅館，但是因為大旅館事業的勃興，中等旅館的營業完全敗退，所以他底事業也早已收歇了五六年。她底父母又是染着鴉片烟癮的人，所以自從她父親賦閒了下來，所有的一點私蓄已很快地耗費完了。秦貞娥是她父母底獨生女，剛在中學校畢

業，看着家庭裏的經濟情形，覺得非但沒有再升學的希望，而且還有着要一個職業以津貼家用的必要了。恰好鄰居的那獨身少年趙良士在與她父親閒談的時候，說起公司裏近來有聘用女店員的消息，她父親就託他給她介紹了。

秦貞娥小姐對每一個主顧微笑着。

——要些什麼？雪花膏，有，這是「迪安」，這是「何比甘」，——唔，不錯，這個便宜點，東西也不壞……

——生髮水嗎？這裏是「高蒂」的，你要氣味清一點的嗎？這是堇花味的，這是紫羅蘭味的；再要香一點嗎，那麼，這個「薔薇味」的就很好了：

秦貞娥小姐這樣起勁地應付着她底男女顧客，寫發票，打鈴，整理貨物陳列櫥，從早上九鐘忙到下午七點鐘，在公司裏吃了晚飯，與趙良士先生一路回家。每天都這樣，雖然覺得很疲倦，但她的精神一直維持着克服這種疲倦的勇氣。

秦貞娥小姐在永新百貨店的化粧品部服務了兩個禮拜之後，開始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了。因為在兩禮拜之間，她底主顧大多數是女子，不是嬌娜輕盈的小姐們，就是雍容華貴的太太們；但現在，顯現在她面前買化粧品的，却漸漸地幾乎要純粹是整潔的青年紳士了。

一位紳士站在面前。他不說話，也不看着玻璃廚中的化粧品，但祇是看着她。

好興致的秦貞娥陪着笑臉問：

——先生，要些什麼呢？

——唔，我想要，一塊好點的手帕。

那紳士好像很侷促地回答，但仍舊狡獪地凝視着。

——對不起，這裏沒有手帕，請到那邊去買罷。她驚詫這紳士底失神般的儀態，但還是很殷勤地說。

——唔，那麼，這裏賣些什麼呢？那紳士問。

這人好像從來沒有到過一家百貨店的，秦貞娥小姐不覺對於這樣的僂紳士發笑起來：

——這裏嗎？化粧品部，先生。

——唔，那麼我就買點化粧品罷。

買點化粧品！秦貞娥小姐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她順着這僂氣的紳士的眼光，從玻璃櫥中取出他所注視着的香水瓶和牙膏。

——要這個嗎？這是「四七一」香水。

——唔，「四七一」，這上邊有字，我認得。

秦貞娥小姐覺得有點怫然了。這樣不客氣的主顧簡直沒有遇見過，可是一想到她底服務標語，她就以牙齒咬着嘴唇，將兩瓶牙膏遞給他。但那紳士並不接受：

——我並不要買牙膏。

秦貞娥小姐忍耐着將香水和牙膏放進了玻璃櫥，她的頭俯下在給電燈光烘熱了的玻璃櫃上。那紳士也俯下着頭看玻璃櫥中的貨物，於是他底鼻子在她底蓬鬆的捲髮上狩獵了一下。

——我還是買一瓶生髮水罷。他說。

——那一種，你喜歡，先生？

——我可說不上來，你喜歡用那一種就那一種罷。他微笑着說。

秦貞娥小姐還是忍耐着，照例取出幾種生髮水來，羅列在晶瑩的玻璃櫃台上，複述着她對於每一個買生髮水的主顧所要說一遍的話：

——這是「高蒂」的，你要氣味清一點的嗎？這是堇花味的，還有，這是紫羅蘭；再要香一點的，那麼，買了薔薇的去就最適合了。

可是那紳士似乎沒注意她所說的話，也沒看一眼她所羅列着的各種生髮水。他老是聳動着鼻子，好像一匹狡兔似地隔着一個玻璃櫃台衝着秦貞娥小姐底頭髮亂嗅。

——小姐，我愛你頭髮上那個香味兒。

秦貞娥小姐釘了他一眼，不禁臉上熱起來。她不聲不響地從櫃台底下取出最起碼的本廠自製的低價生髮水來，冷冷地說：

——那麼就是這一種貨色了。

——那麼就是這個罷，多少錢一瓶呢？

——半塊錢一瓶。

——那麼就買了兩瓶去罷。他投出了一個銀元。

她寫了發票，打着鈴招呼學徒去付賬和包裝。當她將許多瓶和匣重新放進玻璃櫃或櫥裏去的時候，她覺得他底眼睛永遠是跟着她的。

當她從學徒手裏接了發票和生髮水的紙包遞給他的時候，他又出於意外地說：

——哦，我想起來了。我還有大半瓶生髮水沒用完，這個買去一下子也沒用處，那麼，就送給你罷。

這樣說着，他把那紙包一推，趁便抓一下她底手，嬉笑地走了開去。

一回頭看見趙良士正站在旁邊，好像目擊着這喜劇似的，秦貞娥小姐漲紅了臉，幾乎要哭出來，嘴裏說着：

——該死，這傢伙大概有點瘋的。

但心裏却深深地感覺到被侮辱了。

趙良士却狂笑起來，他說：

——小姐，我說這個生意你吃虧了，你應當讓他買頂貴的生髮水的。是的，秦貞娥小姐一想起那營業部長的訓話，就相信趙良士先生的計議的確含着一個真理的。自從這傻氣的紳士以後，每天總有幾個同樣的或類似的主顧來專找着她買香粧品。她一例地顯示着好興致應付他們，不管他們買了東西之後是留着送給她的或是帶着走的，她總用種種的說話，或是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還用她底膩媚的姿態，使他們購買了最高價的貨物。

盡了我的能力使公司的營業得到儘量的發展！

公司和我的關係是金剛雙方繁榮的合作！

當每一個主顧走來之後，永遠是倩笑着的秦貞娥小姐總重複地背誦這兩句標語。

於是到月底了，穿着制服的總賬房的學徒送了領薪單來。她是二十元，趙良士是四十元。她很詫異，爲什麼自己祇做了一個月，薪水已有二十元，趙良士做了三年多，却祇有四十元一個月的薪水。

她記着母親曾經說過，因爲她的職業是趙良士介紹的，所以預算着在領到第一次薪水的時候買一點東西送他。因此這一天晚上她並不找趙良士一同回家，她自己到五馬路去買了幾磅絨線，預備自己趁晚上的餘暇打一件絨線衫送給趙良士。

可是直到絨線衫快要打好，她還沒有機會能和趙良士一同在早晨上公司或是在晚間回家。趙良士總是用種種的說話躲避着，不和她同走。這使她心中十分的納罕。一天，正是收拾舖面，預備歇市的時候，她覩着一個

機會對趙良士說：

——趙先生，今天晚上你到我家來，好不好？

——今晚嗎？對不起，我已經約了一個朋友看電影了。

——那麼，明天上午能。明天是禮拜日哪，你大概不至於到禮拜堂裏去做禮拜吧？

她笑着。他顯出了窘狀，被折服了。

次日的上午，趙良士來到她家裏。她將結好了的絨線衫請他試穿了之後，笑着說：

——近來趙先生不知在忙些什麼？

——這話什麼意思？誰看見我忙過什麼來？

——如果不忙什麼的話，爲什麼早晨上公司晚上回家都躲避了我，不願意一道走呢？

趙良士低着頭，嚴肅地說道：

——難道你自己還沒有看見小報上怎樣說嗎？

——小報？怎樣說？她好奇地問。

——關於你的事情，近來小報上差不多成爲唯一的談料了。他們品評你的姿態和容貌，並且還探聽到了你的姓名和住址，他們還給你取了個綽號，叫做特呂姑娘，那意思就是 *Miss de Luxe* 因爲你常常勸人家買頂貴的東西。而且他們知道了我……！

——是的，有人叫我「密司特呂克司」，我一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可不知道是小報上造的謠言……可是他們怎麼還知道你？他們知道你怎樣呢？

——他們知道我每天和你同走的，而且，而且還說了許多謠言……誠實的趙良士說到這裏不覺有點臉熱了。

——所以你避開了不再和我同走嗎？

秦貞娥小姐說着，去樓上取出了一匣信件來，推在桌子上：

——你看，小報上怎樣說我沒看見，可是這裏還有許多信呢。這些信都是這一個月裏寄來的，有的是那些主顧悄悄地塞在我的發票簿子裏的。這些信的內容，有的邀我看電影，有的邀我跳舞，可惜他沒有知道我是不會跳舞的；有的說上一大堆肉麻話……：

——但是你怎樣去對付這些信呢？

——對付嗎？我從來沒有對付牠們過？她撇着嘴說。

——但你總得自己想個辦法。

——爲什麼，難道我錯了嗎？

——即使沒有錯，但這是於名譽有關係的。

——名譽？是的，也許有一點關係。但是我想，倘若我永遠不去想個辦法對付這些信，這於我的名譽是沒有關係的，你說不是嗎？

——趙良士凝視着她底善辯的臉，沉思了一下，說：

——但是我終究很後悔不該勸你開始那樣的銷貨術的。

——爲什麼？

——那至少對於公司是會有損失的。

——什麼，你說這樣的銷貨術會叫公司受損失嗎？「我們該盡了我們的能力使公司營業得到儘量的發展」，「公司和我們的關係是企圖雙方繁榮的合作」，在這樣信條之下的銷貨術會得使公司受損失嗎？我說，趙先生，你應該改革一下，在小姐們太太們面前，你也得採用我的銷貨術才行。

趙良士聳着他的稍微有些欹斜的肩膀道：

——特呂姑娘，謝謝你，但是你就快會得知道的。

於是到第二個月底了。她結算了一下她的發票簿，這個月一共用了九百多頁，統計賣出了六千餘元的香粧品。但趙良士的發票簿却祇用了三百餘頁，一共做了不到一千元の生意。

總賬房裏的穿制服的學徒送領薪單來了。除了那支票式的領薪單之外，她還多得了一頁加薪通知書，她的薪水加到二十五元了。

——趙先生，我的薪水加了。她快活地告訴趙良士，你說，不是我的銷貨術的好處嗎？公司和我是企圖雙方繁榮的合作哪！

趙良士仍舊聳了一下他底欹斜的肩膀：

——也許是的，但也許你的繁榮會有人不高興的。

——誰不高興？

——總不致於是我吧。

第二天，對於趙良士的玄機似的警句懷疑着，但一方面又對於自己的加薪這事實感覺到愉快的秦貞娥小姐一走進公司，就覺到空氣有點不同了。平時招呼慣了的男職員都呈着一種不很能夠懂得的表情。當她走進自己的櫃台裏去的時候，好像他們全都注視着她，諷刺地，甚至可以說是惡意地。

不多一會，趙良士來了。他問她：

——你聽到什麼新聞嗎？

新聞，什麼新聞？她驚訝了。

——昨天晚上，全體男店員召集了一個會，議決了幾件議案，派代表去向總經理請願了。

——什麼議案？她問。

——因為大家對於女店員的加薪速率表示不滿意。趙良士沉默了一下，接着說，譬如你，第一個月是二十元，第二個月就是二十五元。

——但是大多數男店員都是服務了六個月才得加薪五元的，所以……

——可是，這也許與服務成績有關係的……

秦貞娥的話沒有說完，趙良士就立刻將手掩着半個嘴唇，噓着聲音阻止她再說下去。

——當心！不要再說服務成績。昨天開會的時候就有人說，倘使沒有女職員，公司營業未必會失敗；用了女店員，公司將變做……變做……

——變做什麼？直爽的秦貞娥緊接着問。

趙良士搖搖頭，微笑着：

——我不好說，但總之這不過是一種藉口。

——是的，我懂得了，你昨天的話不錯。她默然地說。

於是，在午飯的時候，每一個男店員得到一張油印的通告，據說是公司當局給他們的滿意的答復；而秦貞娥小姐呢，正與每一個女店員一樣，得到一張總經理的告誡書，吩咐她們在應付主顧的時候要誠實，要態度端莊，要顧全公司的名譽與信用，使營業繁榮起來。

於是人家看見那永遠是好興致的香粧品部的女店員「密司特呂克司」忽然大變了她的儀態，消失了她的好興致，永遠是患着憂鬱病似的了。

散步

一

他 怎麼，你上午出去過了？
（星期日下午，青年的紳士劉華德先生和他的太太在洋台上飲茶。）

她 是的，出去過，給孩子們買一點衣料，天冷了哪！

他 （想起昨天她會叮囑他回家時帶五碼維也拉，可是他沒有買。）哦，維也拉嗎？

她 不，維也拉太貴，孩子們穿着，我就買了二一二呢。

他 二一二呢，三友實業社的出品？

她（點着頭，把方糖放在紅茶裏。）

他怕不經洗吧？（但仍舊看着手中的畫報。）

她還不壞，我拿給你看。（她走進去。）

（她打開紙包，取出摺疊好的一塊二一二呢遞給他。但他並不接受，祇回頭看了一眼。）

他哦，新的看看倒還好。

她洗洗也不會洗壞，十六號裏的小孩子也都穿這個，我看他們洗了好幾次還是那樣子。（她抖開那衣料，撫摩着。）你摸摸看，不是還柔軟嗎？

他（摸了一下，不經心地。）總覺得硬多。

她（沒有話，把衣料摺好，包起了。）

他今天還出去嗎？

她不出去。

他 有什麼事？

她 （疑問似地。）有什麼事？……沒有事，所以不出去哪。

他 （笑起來。）沒有事，那麼，該當出去哪！（他放下了手中的畫報，抹着嘴唇邊的茶漬。）今天是禮拜哪。去，我們到公園裏去散步，（他看着他底手錶。）現在已經三點多了，我們散步到五點鐘，就去看電影，看了電影，我們到新開的那個飯店，什麼飯店？牠叫什麼名字？不錯，華廈飯店，去吃夜飯。好不好？

她 （並不心動似地。）好，隨便你。

他 怎麼，你好像有點不快樂，怎麼一回事？什麼事情煩惱了你，琴？

她 （睜大了眼睛，注視他。）沒有，什麼不快樂？我不覺得，你怎麼看出來？

他 我覺得你不起勁，從前你不是這樣的，琴，是不是，你自己覺得？從前常常是你自己高興，要我陪你去散步，玩兒的。你忘記了沒有，那

一年的冬天，我們約好了在禮拜六晚上去看一張新上演的電影片，可是到了禮拜六晚上，却下着很大的雪，我以為你一定不會來了，獨自個在寓所裏裹着睡衣看小說，預備睡覺了。你却冒了雪來找我，非踐了約不可。那時候你的興致是很高的。可是，現在你大大的不同了。你好像失掉了一切的……我該當怎麼說，我覺得，一切的我們倆的愛情的滋養料。是不是，我可以說那是愛情的滋養料？

她（顯現着焦灼的神情。）你說我……但是，但是我並沒有對你少一些愛情。

他 我當然不說你對我少一些愛情，不過……不過我覺得你似乎對於「戀愛」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留心地去培植牠了。那就是說……那就是說你似乎並不關心到我們兩人中間，還須要有一種熱忱的戀愛來維持的。但是，但是我對於你比我們結婚以前更愛着哪。（她覺得這樣說了有點臉紅，那太教人肉麻了。）

他 那倒很抱歉了，怎麼我沒有覺得哪？

她 那樣說來，難道你以為人家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話是真的嗎？你真以為我對於你，至少是比結婚以前的戀愛不同了許多嗎？

他 （沉吟着。）從前並沒有這樣想，但現在真是有點懷疑了。我雖然相信你並不是比從前不愛我，但我相信你底戀愛的方法至少已經改變了。……而且我還感覺到有點……有點近於失戀那樣的悲哀。譬如，琴，（他回顧着，並且放低了聲音。）譬如我們在結婚以前，我每一次握着你底手，你也同時緊緊地握着我的。我曾經以為當我們結婚之後，你必然握得我更緊一些。但是……但是事實上，有時候我握着你底手，而你底手柔順地讓我握着，並不灣一灣你底手指。……

她 （微笑着，緊握着他底手。）我覺得你近來有些古怪，這種小地方你那裏會關心到呢？現在我不是已經更緊地握着你底手了嗎？

他 （搖着頭）這是自然的，一點不用關心，而且這不過是一個例。（他

抽回了他底手。）

她（很歉仄似地。）但是你也許沒有注意到一個女人戀愛一個男人的行為，在結婚以前的方式，到了結婚以後是完全不適用的。或者，我們說結婚是使戀愛變形的一種魔法也未嘗不可以。

他 這樣說，那麼我現在應該從什麼地方去感覺你底戀愛呢？

她 這並不是我一方面的事情，你也應當負責的。倘若我回問一句：我應該從什麼地方去感覺你底戀愛呢？

他 我？難道你以為我對於你的戀愛也淡薄了，正如你對於我一樣？

她 讓我們不要說「淡薄」吧。

他 我抱歉得很。但是我對於你的戀愛自問是更熱烈了，是的，在追想着我們結婚以前的你的蜜戀，我常常表示出更甚的戀愛。

但是可惜得很，我沒有覺得。

他（默然）

她（撫摩着他底頭髮。）華，結婚以前的戀愛是一羽伶俐多嘴的鸚鵡，

而結婚以後，牠往往是變得瘖啞了，你不懂嗎？

他 即使我懂得，可是我不希望牠這樣。

她 那可沒有辦法。

他 爲什麼沒有辦法？

她 因爲從前是，戀愛之外還是戀愛，現在是，戀愛之外還有別的事情哪。

他 但是，至少今天沒有別的事情了，興奮起來，興奮起來！琴，我們去散步去，天氣很好哪。況且……況且，我們好久不同出去散步了，不是嗎？

她（扶着欄杆呼喚在樓下草地上玩着的兩個孩子。）康兒，健兒，來，來。

他 怎麼哪？

她 給他們換衣服。

他 不，讓張媽管着他們罷，不要同去。

她 不要同去，那麼，你不是說還要去看電影，吃夜飯嗎？

他 是的，這有什麼關係？

她 我說時間太長了不好的，我們去散步一會兒就回來罷。或者，讓小孩子睡了，我們再去看九點鐘的電影也成。

他 但是，這是我底興致哪，琴，我們好久不一塊兒在外面吃夜飯玩兒了，讓我們把這個禮拜日快快活活地過去罷。

她 （沉思着，不做聲。）

他 怎麼，琴，你想着什麼，這是用不到想得那麼樣長久的。

她 （微笑着。）我想着那衣料，剪得爲難了，給他們每人做兩套還怕不夠……怎麼樣，你說，我們去散步一趟就回來，好不好？我還想把他們底衣裳裁好，明天就好縫起來，天冷了，讓孩子們早一天穿。

他（聳聳肩，從衣袋裏取出紙煙來。）那麼你裁衣裳罷。

她 怎麼，你生氣了，華？（她撫着他底肩膀。）

他 我沒生氣。我說你就裁衣裳罷，可是我倒很想去散步一會兒。我們晚上再同去看電影，我依你了，不是嗎？

她 好的，這樣也好，你不怪我嗎，華？

他（吻着她。）我不怪你，自然，你還有孩子們得照顧着哪。

（他燃着紙煙，悄然地走出去散步了。）

二

他（在路上，劉華德先生與他底舊情人，現在是費佩坤先生底太太。）你好？好久不見了，密昔司費。

她（略現侷促地與他握手。）真的，好久了。

他 往那裏去？可以讓我奉陪一段嗎？

她 噫，沒有目的，剛才從朋友家裏出來，想散步一會回家去。

他 府上現在在什麼地方？

她 畢助路。

他 不很遠，讓我送你回去罷？

她 （沉吟着。）不敢當，我們可以同走一段。（他們同走了。）

他 怎麼，不和密司特費同出來？

她 他嗎？他上南京去啦。

他 怎麼你不同去玩玩？

她 玩玩？南京沒有什麼好玩的。

他 可是也不常看見你在上海玩哪？

她 （微笑着。）是的，現在也有點玩得膩了。難道你還像從前那樣地每晚都混在外邊嗎？密昔司劉呢？她不管你嗎？

他 密昔司劉倒並不管我，不過我的確也膩了。

她 真的嗎？可是爲什麼說不常看見我？

他（受窘似地。）那原是說着玩的，根本我也不常在公共的娛樂場所。
她跳舞嗎？

他還是暑期中的事呢。

她暑期中舞興很不壞嗎？

他也並不，總共不過五六回。

她和誰跳舞呢？

他和誰！除了舞女之外還有誰哪？（他感傷地看了她一眼。）

她爲什麼不和密昔司劉去跳呢？

她她嗎？她不很會跳舞，而且從來沒有這興致。

她電影怎麼樣？

他也有三個禮拜沒看了。

她爲什麼這樣規規矩矩的呢？

他並不是規矩，實在是振作不起興趣來。

她（低聲地說。）是的，振作不起興趣來，結了婚，什麼都……兩樣了。

他（感傷地斜睨着她，但是沉默着。）

她（覺得失言了似地，低下頭去掩飾她的羞赧。）

他 我們喝一杯咖啡不好嗎？

（她點着頭，於是他們轉進路旁的一家咖啡店去。）

他 媚，爲什麼這樣消極呢？你幸福嗎？密司特費怎樣呢？

她（正色地。）不，並不是這意思，他待我很不錯，請你別誤會了哪。

他 我很抱歉了，可是，你說，爲什麼這樣消極了呢？你說。

她（煩亂似地。）並不一定是消極。那不過是感覺到好像一個人正式的

結了婚，生活就全都變了……變了……是的，就是這樣的一種說不出來的情形……或者，我們可以說是懶了。（她微笑着。）

他（低聲地獨語。）懶了，是的，當一個女人結了婚，她就變得懶了……

她 不，不單是女人……（她含笑着。）

他 （點着頭，但忽然興奮起來捉住她按在桌上的手。）但是現在我覺得又恢復了從前的興致了……

她 （讓她底手被緊握着。）是的，我看得出來，但這興致並不像從前的一樣。從前的是自然的，現在的可多少有點反常了。

他 （苦悶起來。）媚，我現在才有點奇怪起來，爲什麼當時我不再追求你下去，也許，也許我可以得到你的，可不是？我想我們是會得更幸福些的……

她 （縮進了被握着的手。）不是的，情形總是一樣的……

他 （驚異地。）媚，你現在改變得太大了。你爲什麼變得這樣聰明，這樣哲學的呢？

她 哲學的？並不，這不過是一種經驗。我生活過，我思想過，我堆積了許多經驗……但是，我們不要再說這樣消沉的話罷，你說，你怎樣

後悔……

他 後悔？後悔什麼？

她 （忸怩地。）你當時爲什麼忽然疎淡了我？

他 啊，那是，那是因爲你先疎淡了我呀。

她 但我是打算等候你的……

他 可是……我結婚了……

她 （幻想似地。）那最後一次，你記得嗎，你答應來看我，我等候你一直到晚上。十點鐘，你終於沒有來……就此你沒有來看我過……直到我曉得你們結婚了？

他 是的，我很對你不起，但當時我實在抑制不住，我不能不這樣做啊！爲什麼？

他 因爲那時你和密司特費太熱了哪。

她 但是，倘如你會懂得我那天晚上等候你的情緒……

他 這太殘酷了，你不應當有一個秘密的。

她 一個秘密？是的，一個女人在結婚以前總喜歡把愛情造成一個秘密的。

他 是的，也許她底幸福就犧牲在這個秘密裏。

她 不，這沒有關係，結婚是絕對的另外一樁事。難道我剛才沒有告訴你，我現在並不是不幸福嗎？

他 不錯，那是我失言了，抱歉得很。可是也許我應該說，這秘密會得犧牲了別人的幸福，那也是一樣的是一種殘忍。

她 難道你說你現在並不幸福嗎？你敢這樣說？

他 （屈服似地嚥了口氣。）是的，你的話不錯。但是……這生活過不下去哪！

她 （冷然地。）所以要懶了……

他 （堅決地。）不，不能，不能讓牠懶下去！我們得另外有一個決定！

她 媚，只要你肯幫助我，也讓我幫助你……我們振作起來，我想……

她 （飲着她最沒一滴咖啡。）你相信我們還會得恢復從前那樣的交情嗎？（她獨自搖着頭。）這是不可能的！這徒然會增加了苦痛，我不能

他 夠，我願意讓我懶下去……懶下去……（她拿起手提鞞預備走了。）

她 （陪她出了咖啡店的玻璃門。）媚，我相信你的話是不錯的。但是……：……你也應當不忘記我們從前的關係……：

他 是的，這已經足夠了。譬如我們今天的友誼，就是完全成立在從前的關係的迴憶上，甚至以後也是這樣。這已經足夠了，我們誰也不能希望牠更多一點，可不是？

她 （點着頭。）是的，我們應該分手了嗎？

他 我想應該分手了。

她 我可以來拜訪你嗎？

他 爲什麼不可以，倘若你來找密昔司費。

(她一揚手，走了。他呆立在街頭。)

三

(劉華德先生一人踱進公園，在幽僻的瀑布邊躡到同巷的隣舍，周逸如先生底寡婦。)

她 哈囉！劉先生。

他 哦，周……密昔司周。

她 一個人嗎，太太呢？

他 她沒有來，咳。(他乾咳着。)

她 那麼，不是在這裏有什麼約會嗎？

他 不，並不，沒有約會。

她 真的嗎，我想我應該早一點走開的。這裏是最幽靜的地方了，不是嗎，你說？(她狡獪地微笑着。)

他 (窘亂似地。)不，不必，倘若密昔司周願意玩一會兒瀑布……

他 咳嗽着。(他是偶然的來散步一會兒。

她 (斂了一點戲謔的口吻。)別介意了，說着玩的。

他 (微笑着。)可是密昔司周呢，一個人嗎？

她 (攢着眉頭。)喔，我明白你要說什麼話了，可是，我……… (她搖頭。)

他 啊，密昔司周，對不起得很。

她 這有什麼對不起，這是你太迂腐了哪！即使說我在這裏有什麼約會，也未嘗不可以哪。

他 (有點窘亂。)但是，我並沒有那意思，沒有，沒有。

她 沒有就算沒有，可不要賭咒。也許，省得彼此疑心有約會，我們大家走開這裏也行。在公園裏散步，總希望有熟人談談，可不是？如果說是約會，那麼我就算是約着你，你就算是約了我，也可以說哪。

他 (臉紅起來，一直到耳根，看着她，沒有話。)

她 怎麼啦，劉先生，我說你還有一點孩子氣，可不是？難道我不能約你在公園裏散步嗎？

他 （屈伏似地跟着她走。）是的，密昔司周，我當然祇好佩服你的銳利的談鋒。

她 （坐在草坪邊的一隻長椅上。）你願意在這裏坐一會兒嗎？

他 （沉默地坐下在她旁邊。）

她 （從手提鞞中取出了一包留蘭香糖。）吃糖？

他 謝謝你。（他眼望着遠處。）

她 我猜想得出，你現在想着什麼。

他 怎麼，我？我想着什麼呢，你說？

她 （含笑着。）你們的無線電壞了嗎？

他 怎麼，無線電？是的，壞了……但是……

她 所以我覺得靜了好幾天了。

他 我很抱歉，牠的確讓鄰舍們都厭煩的。

她 我倒沒想到你是這樣有禮貌的。 嗯？

他 （微笑着搖搖頭，表示他底謙遜。同時看着腕上的時計。）

她 但這樣可就缺少一點禮貌了，不是嗎？

他 （窘亂極了。）啊，對不起，我怕……：

她 你怕時候遲了，太太要不高興嗎？

他 不，決不，我怕牠會停了，長久沒有加油，機件有一點遲鈍了。

她 是的，但時候的確是遲了，怕已經有五點鐘吧？

他 五點十分。

她 我們可以再散步一回，到五點半同回去不好嗎？

他 很好，五點半，可是……也許我不回家去，我得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吃晚飯。

她 好的，說不定我也不回去。

他（微露訝意。）密昔司周好像生活得很隨便的。

她是，我的生活是完全自然的。

他（點着頭。）我很羨慕這樣的福氣，自然的……

她福氣？（她抿着嘴。）

他是的，這是一種福氣，倘若一個人能夠過一種自然的生活，不，我們應當說是適興的生活。

她難道你說你的生活……

他（攔阻了她的話。）無論如何總不能是適興的生活，有種種的拘束，有種種的責任……

她那麼，你何必結婚呢？

他那原是一個矛盾。

她矛盾！（嚙着嘴唇。）是的，一個矛盾。

他（沉默着。）

她（思索了好久。）其實，這也未必一定是矛盾。譬如，在你的生活裏，何嘗不可以得到適興的自由。這也許可以說是你不懂得應當怎樣去生活……

他 應當怎樣去生活？是的，這是一個問題。但是你無論怎樣去解決，總有一個可怕的幻影跟在你背後的，也許，這一點，不是你們太太所能夠了解的。

她 你說我不能了解嗎？你錯了。我完全懂得，而且我明明白白地看得出，因為你是過分地拘謹了，所以你從來不肯去找一種新的生活來躲避那可怕的幻影的。

他 新的生活！什麼意思？

（她微笑着凝看着他。也許是由於鞋跟下踏着了一塊小石，她向他身旁一躓。他伸出手來扶持着她，於是他們底手相握着了。）

她 那是說各式各樣的使生活愉快的玩意兒，無論什麼都可以，即使是戀

愛！（當他正想鬆手的時候，她更緊地握了他一下。）

他（吃驚地。）難道……（他對自己說：「但這也許是她結婚以後第一次熱情的握手了吧。」一個從來不會有過的思想在他心裏升起來了。）

她（自動地挽着他底手臂。）

他但是……

她（以異樣的眼光看着他，默然微笑着。）

他倘使我……（以胆怯的疑問似的目光看着她。）

她（攔斷了他的說話。）是的，倘使你吃夜飯的約會可以放棄的話，那麼，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夜飯呢？

他（被折服似地。）隨便你，什麼地方都可以，偉達飯店，麥瑞飯店；……

（青年的紳士劉華德先生底手臂遂貼上了周逸如先生底青年的寡婦。）

